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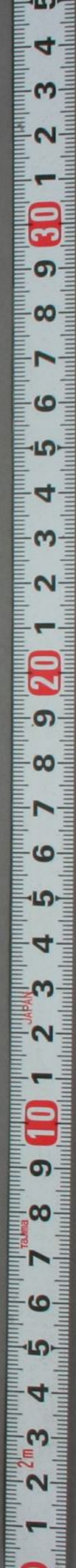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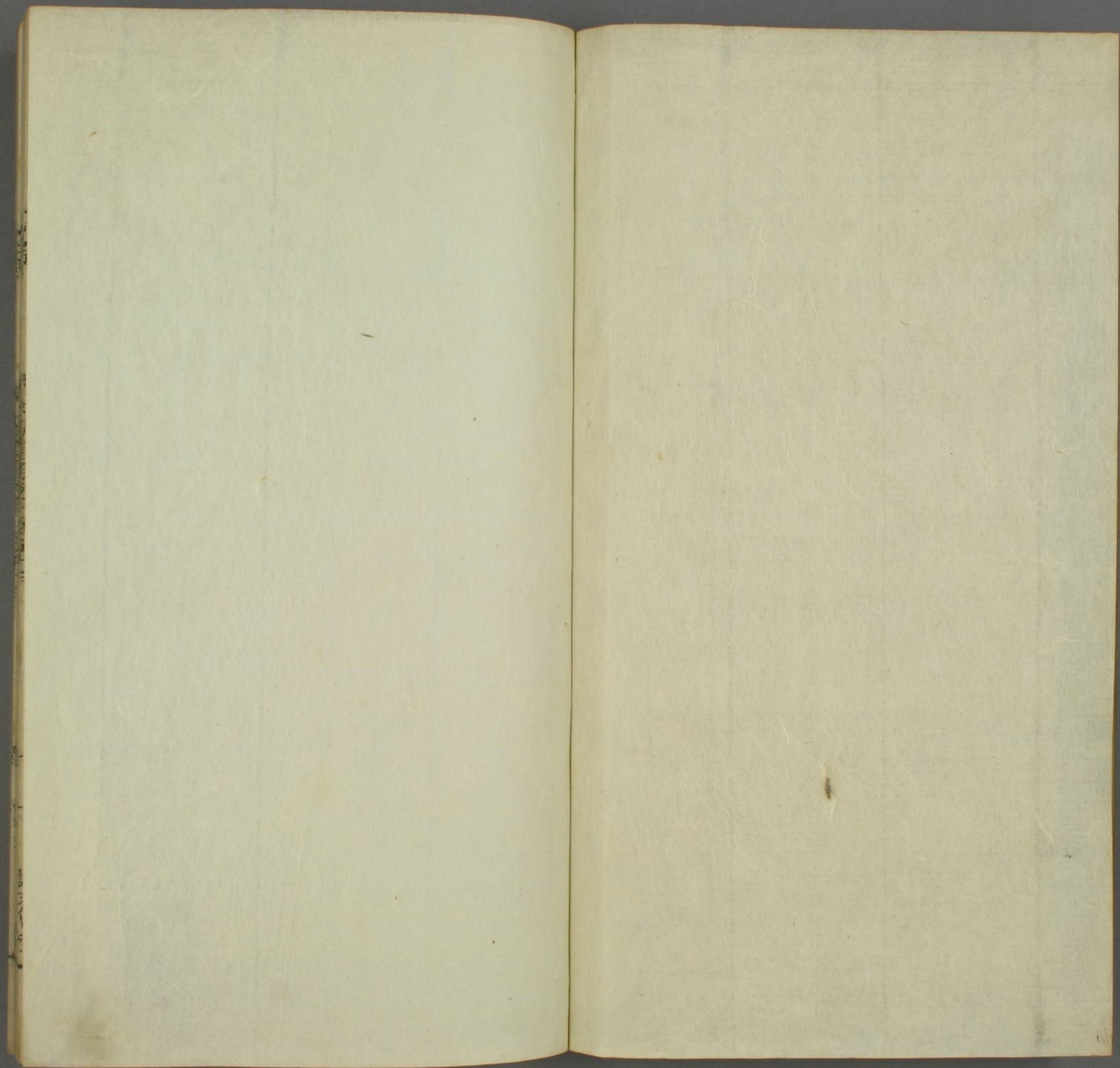
通考

自百五十二至百五十八

二十八

412
100
28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三

兵考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

明斬陽

馮

天馭

應

神宗即位之初總治平之兵一百十六萬二千而禁軍步騎六十六萬三千帝患兵冗不繼始議銷併乃親制選練之法靡不周悉其立軍之制非新經科簡即團併有餘或特創名或因舊額增損指揮之數無常焉

熙寧元年詔諸路監司察州兵揀不如法者按之不任禁軍者降廂軍不任廂軍者免為民

先時陳升之建議衛兵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減請就徙之淮南呂公弼上言以為既使之去本土又減其常廩於人情未安且事體甚大難遽行也司馬光亦言其不便曰在京禁軍及其家屬皆生長京師親姻聯布安居樂業衣食縣

官日久年四十五未為衰老尚任征役一旦別無罪負削廩
遠徙是橫遭降配也沙汰既多人情惶惑大致愁怨雖國家
既承平紀綱素張此屬陶陶亦無能為然詔書一下萬一有
道路流言驚動百姓朝廷欲務省事復為收還則頓失威重
向去不復可號令驕兵若遂推行則眾怨難犯梁室分魏博
之兵致張彥之亂此事之可鑑者也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
長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軍
坐費衣食是養無用之兵實諸無用之地也又使邊陲常無
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
既少必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為揀選將數倍多於今日
所退之兵舊兵尚請衣糧而新兵更添衣糧是棄已教閱經
戰之兵而收市井畊畝之人本欲減冗而冗兵更多本欲省
大費而大費更廣切恐非計之得也臣愚伏願朝廷且依舊

法每歲揀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充小分小分復不任執役
者放令聽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兵籍虛費
衣糧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為虛
設冗兵既去大費自省茲事繫國家安危不敢不言右正言
李常亦言其不便從之

七月手詔揀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勝甲者陞為大分五十
以上願為民者聽之舊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猶不即許也至是
免為民者甚眾冗兵由是大省

二年詔并廢諸軍營陝西馬步軍營三百二十七并為二百七
十馬軍額以三百人步軍以四百人其後總兵之撥并者馬步
軍五百四十五營并為三百五十五而京師之兵類皆撥併畿
甸諸路及廂軍皆會總疇零各定以常額凡併營先為繕新其
居室給遷徙費軍校溢員者以補他軍之闕或隨所并兵入逐

指揮依職高下同領

先時軍營皆有額皇祐格馬軍滿四百步軍滿五百人為一營承平日久兵制寢弛額存而兵闕馬一營或止數十騎兵一營或不滿二百既不成部分而將校很多賜予廩給十倍士卒遽迂如額不敢少損帝患之乃詔并廢諸營嘗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稍加意則所省不可勝計乃者銷并軍營計減軍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除二節賜予及僉從廩給外計一歲所省為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萬石紬絹二十萬匹布三萬端馬藁二百萬庶事若此邦財可勝用哉初帝議并營大臣皆以為兵驕已久遽并之必召亂帝不聽獨王安石贊帝力行之自熙寧至元豐歲有廢并甚衆

三年樞密院文彥博等上在京開封府界及京東等路禁軍數帝亦自內出治平中兵數參照顧問久之遂詔殿前虎翼除水

軍一指揮外六十指揮各以五百人為額總三萬四百年在京增廣勇五指揮共二千人開封府界定六萬二千人京東五萬一千二百人兩浙四千人江東五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百人湖北萬二千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廣南東西千二百人川陝三路四千四百人為額在京其餘指揮并河東陝西京西淮南路前已撥併其河北以人數尚多湏後命是月詔河北禁軍以七萬為額初河北兵籍比諸路為多其緣邊者悉仰給三司言事者屢請損其數因撥併畸零立額為七萬以京東土地饒沃租賦有餘於是增置武衛軍嚴其訓練之法不數年皆為精兵至是分隸河北四路後又以三千人戍揚杭州江軍府以議言東南兵募寡而盜賊多故也其後又團結諸軍置將分領謂之將云

八月帝手詔倉吏給軍糧例有虧減出軍之家侵牟益甚豈朕

所以愛養兵卒之意自今給糧毋損其數三司具為令於是嚴河倉乞取減刻罪賞而兵糧每石及十斛士卒歡呼

十二月詔行保甲法畿內之民十家為一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為眾所服者為都保正又以人為之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力丁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貲最厚材力過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聽習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畧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干已又非赦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勿坐若於法類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為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為保置牌以書其戶數

姓名遣官先行畿甸既就緒遂推之五路以通于天下

王安石欲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帝嘗言節財用安

石對以減兵最急帝曰比慶曆時數已甚減矣因舉河北陝西兵數慮募兵太少又訓練不精安石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省以屢言河北舊為武人割據內抗朝廷外敵四鄰亦有禦奚契丹者兵儲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戶口蕃息又舉天下財物奉之常苦不足以當一面之夷狄其施設乃不如武人割據時此無他惟能專用其民故也臣以為倘不能理兵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強之理陛下若欲去數百年募兵之敝則宜果斷立法制今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當預立條制以漸推行可也安石又曰陛下以為柴世宗能辟土疆服天下者何也帝曰世宗非能果斷乎安石曰是也世宗能使兵威復振非但高平

之戰能斬樊愛能等而已天下盜賊殺人亡命者皆募以為禁軍史臣以為當時孤子寡婦見仇讎而不敢校後悔之莫有貸者臣以為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非悔也方中國兵弱以為非募此輩不足以勝諸僭偽之國及所募已足則法不可久施故不復貸其死此乃定計數於前必事功於後豈以為悔也世宗募盜賊殺人亡命者以為禁衛不以為虞誠有帝王威畧故也今當平世發義勇入衛有爵賞祿為勸利而乃更憂其為變豈篤論哉大抵世人習見募兵而不見民兵之事故一聞此議則不能無駭然募之法不變乃實可憂也彥博等又以為土兵難使千里出戍安石曰前代征流求討党項豈非府兵乎帝曰募兵專於戰守故或可恃至民兵則兵農其業相半可恃以戰守乎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戰守臣以謂募兵與民兵無異顧所用將帥何如

爾

一曰帝批陳留縣見行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五人須要弓箭縣吏督責無者有刑又每保今置鼓人置一鼓費錢不少至有買衣而買弓箭者可見貧乏艱於出備可速指揮禁戢安石曰民貧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則法所弗許也往者冬閱及巡檢番上唯就用官弓矢而已不知百姓何故至於買衣也然自生民以來兵農為一男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四方明弓矢者男子之所有事蓋耒耜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自古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給百姓者也然則雖使百姓置弓矢未為過第陛下憂恤百姓甚至故今立法一聽民便爾且府界素多群盜攻劫掠一歲之間至二百火逐火皆有賞錢備賞之人即今保丁也方其備賞之時豈無賣易衣服以納官賞者然人皆以謂賞錢宜出於百

姓夫出錢之多不足以止盜而保甲之能止盜其效已見於今日則雖令民出少錢以置器械未有損也帝曰賞錢人所習慣則安之如自然不習慣則不能無怨如河決壞民產民不怨決河以壞民產則怨矣

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歲農隙所隸官期日於要便村都試騎步射並以射中親踈遠近為等騎射校其用馬有餘藝而願試者聽之第一等保明以聞引見於庭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第二等免當年春夫一月馬藁四十後錢二千本戶無可免或所免不及聽移他戶而受其直第三等四等視此有差即藝未精願未閱試者聽 五年知制誥判司農寺曾布言近日保戶數以狀詣縣願分番隸巡檢司習武技提點司以聞朝廷及司農寺而未敢輒議於是詔主戶保丁願上番於巡檢司者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月給口糧薪菜錢分番巡警又詔

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檢司之法

始行保甲初以捕盜賊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至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定其賞罰然猶番上也至五年因曾布之說始令分番隸巡檢司尉司云

樞密院言在京係役兵士舊額一萬八千二百五十九人見闕六千三百九十二人若招揀得足即不須外路勾抽以免不習水土凍餒道塗之患欲於在京及府界京東西河北招少壯兵止供在京工役不許臣僚差占不過暮年可使充足却對減在外招募之數椿管所減糧賜上京應省司之用從之

詔禁軍奉錢至五百而亡滿七日者斬舊制滿三日者死初執政議更法請滿十日帝令以七日

六年詔開封府畿以都保置木契左留司農寺右付其縣凡追胥閱試肄習則出契是月又詔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河東

五路唯每上番餘路止相保任毋習武藝內荆湖川廣並邊者可肄武事令監司度之後惟全部土丁邕欽洞丁廣東槍手改爲保甲者則肄焉十二月乃罷河北西路強壯沿邊弓箭社常係籍番上巡守者初開封府畿五路保甲及五萬人二年一解發詣京師閱試命官開封府畿十人五路七人八年詔開封府畿及一萬五千人各許解發一人

初保甲隸司農八年改隸兵部增同判一主簿二幹當公事十分按諸州其政令則聽于樞密院

七年始詔總開封府畿京東西河北路兵分置將副自河北始自第一將以下共十七將在河北西路自第十八將以下共七將在府畿自第二十五將以下共九將自第三十四將以下共四將在京西合爲三十七而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又自列將其在鄜延者九在涇原者十一在環慶者八在秦鳳者五在

熙河者九合爲四十二年又詔增置馬軍十三指揮分京東西兩路又募教閱忠果十指揮在京西額各五百人其六在唐鄧共四在蔡汝元豐二年又增置土兵勇捷兩指揮於京西額各四百人唐州方城爲右第十一汝州襄城爲左第十二凡馬軍十三指揮忠果及土軍共十二指揮四年又詔團結東南路諸軍亦如畿京之法共十三將自淮南始東路爲第一西路爲第二兩浙西路爲第三東路爲第四江南東路爲第五西路爲第六荆湖北路爲第七南路潭州爲第八全邵永州應援廣西爲第九福建路爲第十廣南東路爲第十一西路桂州爲第十二邕州爲第十三總天下爲九十二將而鄜延五路又有漢蕃弓箭手亦各附諸將而統隸焉凡諸路將各置副一人東南兵三十人以下唯置單將凡將副皆選內殿崇班以上嘗歷戰陣親民者克之亦詔監司奏舉又各以所將兵多寡置部將隊將押

隊使臣各有差又置訓練官次諸將佐春秋都試試擇武力士凡千人選十人皆以名聞而待旨解發其願留鄉里者勿疆遣此將兵之法也

五代承唐藩鎮之敝兵驕而將專務自封殖橫猾難制祖宗初定天下懲創其敝分遣禁旅戍守邊地率一二年而更欲使往來道路足以習勞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勞佚故將不得專其兵而兵亦不至驕惰及承平既久方外郡國合為一家無復如曩時之難制而禁旅更戍尚循其舊新故相仍交錯旁午相屬於道議者以為更番迭戍無益於事徒知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緩急恐不可恃神宗即位慨然更制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士卒平居訓屬蒐擇無復出戍外有事而後遣焉謂之將兵

元豐二年以充鄆齊濟濱棣德博民饑募為兵以補開封府界

京東西將兵之闕又詔在京奉錢七百以下選募馬步軍萬五千人開封府界及本路共選募義兵保甲四萬人如涇原五千人不足於秦鳳路選募

四年詔五路義勇悉改為保甲

上曰河東修義勇強壯法又今團集保甲如何安石對曰義勇須隱括丁數若因團集保甲即一動而兩業就今既遣官隱括義勇又別遣官團結保甲即一事分為兩事恐民不能無擾或曰保甲不可代正軍上番安石曰俟其習熟然後上番然東兵技藝亦弗能優於義勇保甲臣觀廣勇虎翼兵固然今為募兵者大抵皆偷墮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為農者皆朴力一心聽令之人以此校之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馮京曰太祖征伐天下豈用農兵安石曰太祖時接五代百姓困極公侯多自軍中起故豪傑以從軍為利今百姓安業樂

生而軍中不復有如嚮時拔起為公侯者即豪傑不復在軍而應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而已帝曰兵之強弱在人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強安石曰世宗所收亦皆天下強梁之人此其所以疆也帝卒從安石議帝曰保甲義勇有芻糧之費當預為之計安石曰當減募兵取其費供之所供保甲之費纔養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內募兵之數已減於舊強本之勢未可悉減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即不須募兵今京師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數千但勿招填即為可減然今廂軍既少禁兵亦不多臣願早訓練民兵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

是年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三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歲省舊費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費緡錢三十一萬三

千一百六十六而團教之賞為錢一百萬緡有奇不與焉凡集教團教成歲遣則謂之提舉按閱率以近臣挾內侍往賞錢給按格令從事諸路皆以番次藝成者先按閱率五六歲一遍獨河東以金帛不足以賞乃至十一歲上詔晉人勇悍俗尚武事又介居二虜之間講勸宜不可後其加賜緡錢十五萬焉其繫籍勇保甲及民兵熙寧九年之數合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八人

八年四月哲宗嗣位宣仁太后臨朝知陳州司馬光上疏乞罷保甲

光疏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三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人民二丁取一以為保甲授以弓弩教

之戰陳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
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此使者比監司專切提
舉州縣不得干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
長以泥墻除草爲名日聚教場得賂則縱不則留之是三路
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自唐開元以來民兵法壞戍
守戰功盡募長征兵士民間何嘗習兵夫兵者凶器聖人不
得已而用之國家承平百餘年四夷順服戴白之老不識兵
革一旦畎畝之人忽皆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耆舊歎息以爲
不祥事既草創調發無法比戶騷然不遺一家又巡檢指使
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
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罄家
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苦困弊靡所投訴流移四方襁
負盈路又朝廷時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搞設賞賚糜費金

帛以巨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歛之一旦用之如
糞土而鄉村之民但勞苦役不感恩澤於農民之勞既如彼
國家之費又如此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
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邊境征戎狄之民以騎射爲業以攻
戰爲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民生長太平服田力穡
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
必若使之與戎狄相遇填然鼓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
以前料決無疑也是猶驅群羊而戰豺狼也當是時豈不誤
國事乎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以保甲令
主簿兼縣尉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兼掌巡
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辨何暇逐捕盜賊哉及保甲
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劫者然則設保甲保馬
本欲除盜又更資盜也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

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况三路未至大饑而盜賊已昌熾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饑寒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為國家之患可勝言哉此非小事不可以忽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為生是驅民為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為盜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為盜也謀國如此果為利乎害乎且嚮者干進之士說先帝以征伐四夷開邊拓土之策故立保甲戶馬保馬等法近者登極赦書節文云應緣邊州軍仰逐處長吏并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場勿令搔擾此蓋聖意欲惠綏殊方休息中國華夷之人孰不歸戴然則保甲戶馬復何所用哉今雖罷戶馬寬保馬而保甲猶存者蓋未有其利害之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為宜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

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畧依沿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悉免其稅役除出賊地分嚴加科罰及今出賞錢外其賊發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賊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強惡賊人者各隨功大小遷補職級或補班行務在優假弓手使人勸募然後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計即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者一人關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尉選武藝高強者充武藝衰退者許他人指名與之比較若武藝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其被替者更不得蔭田如此則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壯勇者既為弓手其羸弱者雖使為盜亦不能為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按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嚴行典憲若召募不足即且於鄉村戶上依舊法權差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其餘巡檢兵士縣尉弓手耆長壯丁逐捕盜賊

並乞依祖宗舊法

五月以司馬光爲門下侍郎光欲申前說樞密院先進呈乞罷團教光再奏尋蔡確執不行監察御史王巖叟等極言之十月詔提舉府界三路保甲官並罷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點司兼領所有保甲止冬教三月又詔逐縣監教官並罷委令佐監教巖叟言臣初以保甲之法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詔蠲疾病汰小弱釋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省一月之六教而爲三日之併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常存其患終在朝廷知教民以爲兵而不知其教之太苛而民不能堪知別爲一司以總之而不知擾之太煩而民以生怨教之以爲用也而使之至於怨則恐一日用之有不如吾意者矣不可不思也民之言曰教法之難不足以爲苦也而羈縻之虐有甚焉羈縻不足以爲苦也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

笞不足以爲苦也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方耕方耘而罷方幹而去此羈縻之所以爲苦也其教也保長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交撻之提舉司之指揮與提司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每相與言曰恨不死爾此鞭笞之以爲甚苦也創袍市中買弓修箭添弦換包指治鞍轡蓋涼棚畫象法造隊牌緝架儼倚卓團典紙墨看聽人崔直均菜縲納措粒之類其名百出不可勝數故其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虛語也都副兩保正大小兩保長平居於家婚姻喪葬之問遺秋成夏熟絲麻穀麥之邀求過於城市一飲一食之責望此迫於勢而不敢不致者也不如意則以藝不應法爲名而捶辱之無所不至又所謂巡檢者指使多由此徒以出貪而冒法不顧後禍有踰於保正保長者

此誅求之所以爲甚苦也又有逐養子出贅壻再嫁其母而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斷其指炙烙其肌膚以自致於殘廢而求免者有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保丁者逃則法當督其家出賞錢十千以捕之使其有所出當未至於逃至於逃則困窮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以得故縣縣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訴於公庭如臣之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聖知之當如何也又保丁之外平戶之家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馳驟徃往至於肌羸殘壞而就斃誰復敢言或其主家偶因出處一誤借供遂有追呼笞責之苦又或其家官連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爲禍此皆提舉司官吏倚法以生事重爲百姓之擾也臣切惟古者未嘗不教民以戰也而不聞其有此何則因人之情而爲之法耳夫

緣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則愈嚴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獸窮則搏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之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之人人所同比者保丁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民之愚顧豈忘父母妻子之愛而喜爲犯上之惡以取禍哉蓋激之至於此極爾臣以謂激而益深安知其發有不甚於此者情狀如此不可不先事而處以保大體爲安靜計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通制也臣愚以謂一月之間併教三日不若一歲之終併教一月農事旣畢無他用心人自安於講武而無憾遂可罷提舉司廢巡教官一以隸州縣而俾逐路安撫司總之每俟冬教則安撫司旋擇教官分詣諸邑與令佐同教於地下一邑分兩番當一月起教則與正長論

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誰何而百姓獲優游以治生無終年遁逃之苦無侵漁苛虐之患無爭陵犯上之惡美且武事不廢威聲亦全豈不易而有功哉又乞罷三路提舉保申錢糧司又乞罷提舉教閱司又乞罷每歲分保甲為兩番於十一十二兩月上教不必分作四番且不必自京師遣官視教只乞令安撫司差那使臣為便並從之

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呂陶言伏見保甲之法雖已改更猶有二敝未便於民其一為罷去二十畝已下免教指揮却令五等戶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緣民之貧富不係丁之多少而教與不教則有幸與不幸今田有百畝家有二丁則免教是謂之幸田有十畝家有二丁則赴教是謂之不幸此貧富力役大為不均於是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戶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

按籍民為兵古法也雖唐府兵猶然今熙寧之保甲則無益而有害言其無益者則曰田畝之民不習戰鬪不可以代募兵言有害者則曰貪污之吏並緣漁獵足以困百姓然民之未諳者可以教練而能而吏之為姦者則雖加之禁戢而不能止故元祐諸賢議更化瑟而首欲罷此者以其厲民也今觀呂陶之言以為民之貧富不係丁之多少而教與不教有幸與不幸遂令人戶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然則豈貧者不堪為兵獨富者堪為兵乎蓋所取必五等以上與田及二十畝者非取其堪為兵也特以其稍有資力堪充汚吏之誅求耳蓋介甫所行刻核亟疾之意多慘怛忠利之意少故助後雖良法保甲雖古法而皆足以病民元祐之初苛刻小人用事中外未能盡去知保

甲之當罷而第釋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是猶診兒臂而諭以徐日攘雞而易以月法既不能盡革而又不
能擯棄斥絕其奉法之人則姑少加未減裁量以殺其
毒以紓久困之百姓可也以是為經武強兵之圖不亦
背乎

尚書右僕射司馬光乞罷諸路將官乃詔陝西河東廣南將兵
不出戍他路其餘河北差近裏一將更赴河東而諸路逐將與
不隸將之兵並更互出戍稍省諸路鈐轄及都監員仍以將官
兼都監職事卒不能盡罷將副

光疏曰切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為將帥帥官
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
之將知縣即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
不精勤訓練士卒懈弛於是有建議者請分河北陝西河東

京東京西等路諸軍若干人為一將別置將官使之專功訓
練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及其有差使
量留羸弱下軍及刺負以克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餘
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為職事修舉在於擇人
不在設官苟得其人雖總管等皆能訓練士卒不得其人雖
將官亦何所為况今之將官即向之為總管者也豈為總管
等則不能舉職為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徒變易其名無益事
實非惟無益兼復有害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
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為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
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
街市巡邏亦俱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能直
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
縣長吏何以號令其眾制禦廢冗哉

又言切見近年災傷盜賊頗多州郡全無武備長吏侍衛軍單寡禁旅盡屬將官多與州郡爭衡長吏勢力遠出其下萬一如李順王倫王均則之寇乘間竊發攻陷郡縣豈不爲朝廷憂又祖宗以來諸軍少曾在營常分番出戍蓋欲使之勞筋骨知艱難輕去其家且習山川險阻也自置將以來苟非全將起發然後與將官偕行其餘常在本營飲食遊嬉養成驕惰歲月滋久不可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一二十人而諸州又自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費祿廩此天下知兵者皆知其非臣愚欲乞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等如未置將已前使州郡平居武備有餘然後緩急可責以守死

八年知定州蘇軾上疏乞存恤河北弓箭社增脩條約不報軾疏言臣切見北虜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

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雖據即日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沿邊諸軍未嘗出征終年坐食理合富強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儀孫敏行親入諸營按視曲折審知禁軍大率貧窘妻子赤露饑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風雨體問其故蓋是將校不肅斂掠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將校既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修舉所以軍人例皆飲博逾濫三事不止雖是禁軍不免寒餓既輕犯法動輒逃亡此豈久安之道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逃軍盜賊已覺少年歲之間庶革此風然臣切謂沿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何也驕惰既久膽力耗憊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行數十里即便喘汗臣若加嚴訓練晝夜勤習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致生事

臣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地屯聚重兵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
蓋所謂先聲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
循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即須專用極邊土
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鼂錯與漢文帝盡備邊策不過二事
其一曰徙遠方以實空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寶元慶曆
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
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滄种世衡等專務整輯番漢
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
賊來無所得故元昊服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
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
又自相推擇家貲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
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
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

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其警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
千人噐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虜甚
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
以爲瓜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仁宗
皇帝聖旨見今具存昨於熙寧六年行保甲法準當年十二
月四日聖旨強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至熙寧七年再準正
月十九日中書劄子聖旨應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
強壯并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看詳上件
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
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
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至逐補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駢
使弓箭社人戶向前命捉殺見本州縣全籍此等寅夜防托
灼見弓箭社實爲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三
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
日臣切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汾
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而捐軀捍邊
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遼未盡其用近日霸州
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
相視無如之何可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
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
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其人輒復
拾用龐籍舊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
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定
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內管自來團結
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共計三萬一千四百
一十一人若朝廷以為可行立法之後更敕將吏常加拊循

使三萬餘人分番晝夜巡邏盜邊小寇來即擒獲不至狃伏
以生戎心而事皆循舊無所改作虜不疑畏無由生事有利
無害較然可見奏上不報是月再奏又不報

右東坡所奏元不曾施行然疏中所言可以知當時北邊
軍政之弛中天之禍有由來矣所言禁軍大率貧窘將校
不肅歛掠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則知當時雖所募長
征之兵衣食仰給於縣官者猶不能不為將校所漁獵况
籍民之有田畝者以為保甲貪官污吏寧無誅求乎

紹聖初樞密院建言往時軍士犯法詔許將官一面決遣以故
事無留滯自州縣官預軍事以來動多牽制不得自在今後欲
仍舊法及諸軍除轉排補並隸將司州縣毋得輒有所預其非
屯駐所在當俟將副巡歷決之餘委訓練官行焉詔從之至是
州縣拱手聽其所為兵將愈驕無復可用矣

紹聖二年御史中丞安惇奏乞教習保甲月分差官按試曾布言保甲固當教習然陝西河東連年進築城寨調發未已河北連併水災流民未復以此未可督責訓練熙寧中教保甲臣在司農正當此職事是時司農官親任其事督責檢察極精密縣令有抑令保甲置衣裝之類非理搔擾者亦皆衝替故人莫敢不奉法其後乃令上番至十一月蔡卞勸上復行畿內保甲教閱法帝屢以督曾布是日布進呈畿內保丁總二十六萬熙寧中教事藝者凡七萬因言此事固當講求然廢罷已十五年一旦復行與事初無異當已漸推行則人不至驚擾若便以元豐成法一切舉行當時保甲存者無幾以未教習之人便令上番及集教則人情洶洶未易安也熙寧中施行亦有漸容臣講求施行次退以語卞殊以為不快

按王介甫嘗言然始言新法便者曾布也若保甲之事

則其時布判司農時條畫多出其建請然紹聖之時布獨不欲復行何也蓋其事繁擾奉行不得其人則徒足以困百姓而實無益於軍實彼章惇蔡卞之徒但欲假紹述之說以遂其私畧不顧生民之休戚布在當時視群小猶為彼善於此者歟

徽宗崇寧四年樞密院言比者京畿保甲投八百七十一牒乞免教閱又二百三十餘牒遮樞密張康國馬首訴焉乃詔京畿三路保甲並於農隙時教閱其月教指揮勿行 政和時諸路圍成保甲六十一萬餘人

十月尚書省言今所在逃軍聚集至以千數小則驚動鄉邑大則公為劫盜累降指揮許其首身或令投換終未革絕神宗皇帝以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故分兵隸將統兵官司凡兵之事無所不總則逃亡走死豈得不任其責今見行敕今未有將官與

人負任責之法致兵將不加存恤勞役其身至於逃避而任職之人畧不加罪近日熙河一路逃者幾四萬將副人員坐視故縱而不問且軍中有長行節級人員將校計長相統同營相依上下相制豈得至其逋亡漫不省察况招軍既立賞格則逃走安可無禁令參詳修立賞罰十數條並從之

七月洪中孚為熙河蘭湟路轉運使先是樞密院創招崇威寧銳兩軍三年十月中孚自河東入覲帝問新兵教閱就緒否中孚曰教閱易事也臣不知藝祖取天下之兵與神考所分將兵曾無減損若未嘗減損似不須增益兵貴簡練不貴多今遽增二軍所費至廣臣不知獻議者於經費之外別有措置或只仰給朝廷也帝愕然曰初議增兵未嘗議費可即罷去中孚曰惰游之卒不復安於南畝今一旦罷遣強者聚而為盜弱者轉徙則重為朝廷憂不若使填諸營關無闕聽於額外收管不一二年

盡矣帝稱善

政和二年廣西都鈐司奏廣西兩將額一萬三百餘人事故逃亡於湖南北江東西寄招緣諸路以非本職多不用心今兵闕六分欲乞本路鄰路有犯徒并挾以下情重之人取問犯人除配沙門島廣南遠惡并犯強盜凶惡殺人放火事于化外並依法外餘並免決刺填從之

宣和三年知婺州楊應試言諸郡屯戍當隸守臣兵民之任一然後號令不二不然將驕卒橫侵奪細民氣壓州郡有不勝其憂者於是詔自今令隸守臣居無何復詔曰將兵自當遵將官條教其除前隸守臣指揮其後江浙盜起攻陷州邑東南將兵望風逃潰無復能戰又事平之後童貫奏言東南三將類皆孱弱全不知戰慮費糧廩驕墮自恣平時主領占差營私大半昏習工藝遂致寇恣橫行毒流一方重費經畫今事平之後當添

將增兵鎮過綏馭然大底南人怯弱素失訓練終不堪戰今欲於內郡別置京畿將分接續排置使陝西軍更互戍守庶幾東南可得實戰之士於計爲便詔從之

四年三月臣僚上言伏見近者招刺闕額禁軍樞密院立限太遽以數萬人而期一月道路洶洶相怖諸軍捉人刺人以補闕額率數人驅一壯夫且曳且歐百姓叫呼或鬪指求免日者金明池人太和會忽遮門大索但長身少年牽之而去云克軍致賣蔬茹者不敢入城行旅市人下逮奴隸皆藏避恐懼事駭見聞今國家閒暇必欲招填禁軍當明云法令資以金帛指財百萬則十萬人應募矣捉人於途實傷國體乞亟行禁止有已強刺涅之人釋遣之以釋憂疑詔如有非願之人速行改正四年臣僚言逃卒所在有之祖宗軍律甚嚴若在戍還家當後避事必有轅門之戮今既宥其罪且許投換不制於什伍之長

既立赦限又特展日以寬自首之期臣恐逃亡得計其敝滋甚乞除恩赦外不輕與限使知限之不可爲常稍有畏懼從之五年手詔訪聞保甲法行既久州縣玩習弛廢保丁開收既不以實保長役使又不以時如修鼓鋪飾粉壁守敗船公道路給夫役催稅賦之類科率騷擾不一遂使寇盜竒邪無復糾禁幾察良法美意浸成虛文可今尚書省於諸路提刑或提舉各路委選一圓今專一督責逐縣令佐將係籍人丁開收取實選擇保正長各更替如法鈐束迤相覺察毋得舍毋賴作過之人遇有盜賊晝時追捕若有過致藏匿者許人告首仍具條揭示欽宗靖康元年詔諸路州軍二稅課利先行椿辦軍兵合支每月糧斛春冬衣賜數方許別行支散官吏請給等禁軍月糧並免坐倉

自藝祖兵制內則三司外則漕臺歲賦禁軍錢糧之賜取足

經常廩給皆有定數或因屯戍之勞調發之費則謂之特支或戰士有功將吏有勞隨事犒勞則謂之軍賞皆無定數若夫諸軍闕額未即招填則拘其捧廩別作椿備上供入內府隸樞密院自祖宗以來如此而特盛於熙寧間其後詔內外馬步軍自今更不封椿而次年復依舊法封椿太率諸軍司告乏則暫從其請或稍優足則封椿如舊久之事益譌宰路專權則闕額歸朝廷樞筭勢重則闕額復還密院其來久矣崇寧大觀時皆為朝廷取用政和間鄭居中為樞密復爭去然密院又自用未始入內帑也內帑則更無考察兵政財用日益殺弊患在不能守祖宗規模而已

詔守令募州縣鄉村土豪為隊長各自募其親識鄰里以行及五十人以上先與進義副尉三百人以上與承信郎募文武官習武勇者為統領行日所發州軍授以器甲人給糧半月地里

遠者所至州縣接續批支京畿輔郡兵馬制置使司言路路層募敢勇效用每名先給錢三千赴本司試驗給據該支散銀絹激賞若監司知通令佐并應有官人能召到敢勇效用事藝高強及二百人以上者乞與轉一官每加二百人依此或監司郡守州縣官以下應緣軍期事件稍有稽緩並依軍法從之又詔聞希賞之人抑勒強募自今並取情願敢有違戾當議重罰毋得將不堪出戰及已係軍籍者一例克募又詔募武舉及第有材武方畧或戰功曾經戰陣及經邊任大小使臣不以罪犯已發未叙及武學有方畧智謀及曾克弓馬所子弟及諸色有膽勇敢戰之人並許赴親征行營司方兵盛時年五十以上皆汰為民及銷併之久軍額廢闕則六十以上復收為兵矣

自元豐而後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闕額則收其廩給以為民兵教閱之費元祐以降民兵亦衰崇寧大觀以來蔡

京用事兵弊日滋至於受逃亡收配隸猶恐不足政和之後
久廢蒐補軍士死亡之餘老病者徒費金穀少健者又多冗
占階級既壞紀律遂亡童貫握兵勢傾內外凡遇陣敗耻於
人言弟竄河北將兵十無二三往往多是住招故爲闕額以
其封樁爲上供之用陝右諸路兵亦無幾種師道將兵入援
止得萬五千而已靖康之初召募益急多市井亡賴及操瓢
行乞之人固嘗中抑招之令明減尅之罰重末作之禁嚴竄
亡之罪至於畫一之詔哀矜痛切亦已無及爲童蔡者烏得
不任其咎哉

六月河北制置使劉韜奏近制置種師中領軍到榆次失利兵
馬潰散師中不知存亡奉聖旨師中下應統制將佐使臣等並
與放罪臣契勘用兵失主將統制將佐並合行軍法軍法行則
人以主將爲重緩急必須護救若不行軍法緩急之際爭先逃

遣主將如路人畧不顧恤近年以來高永年陷歿一行將佐及
中軍將提轄等並不曾行軍法繼而劉法陷歿今又種師中死
軍夫兩軍相遇勢力不加血戰而敗士卒痛有傷折或失主將
亦無可言者榆次之戰頃刻而潰統制將佐使臣走出者十已
八九中傷者十無一二獨師中不出或謂師中撫郤少恩紀律
不嚴然師中忠義許國受命即行遇敵奮不顧身古之忠臣未
見其比師中初聞右軍接戰已却即自遣發軍馬傳呼應援時
召諸將已無在者至賊兵犯營師中猶未有上馬使師中有偷
生之心聞初敗即行亦必得出使諸將憂失主帥受軍法亦必
戮力相救或能破敵今一軍纔却諸將使不顧主帥相繼而遁
意謂全軍潰散必難以盡行軍法諸將初出猶有懼色既聞放
罪遂皆釋然朝廷以太原之圍未解未欲窮治今師旅方興深
恐無所懲艾遇敵必不用命欲乞特降指揮應種師中下一行

統制將佐並先次施行依已得指揮令依舊軍前自効如能用命立功即與免罪今後非立戰功雖該恩赦不得叙復仍乞降詔優異褒贈師中以為忠義死事之勸詔種師中下統制將佐並各特降五官仍令劉鞫開具職位姓名申尚書省餘依奏十月樞密院奏召募有材武勇銳及膽勇人并射獵生戶從之時京城四壁共十萬人黃旗滿市應募者悉庸丐寒乞之人全無鬪志何卓用王徼募奇兵操瓢行乞羸劣之人皆躍然應募倉卒未就紀律奇兵亂毆王徼殺使臣數十人內前大擾王宗漣斬渠魁數人乃定及出戰為鐵騎所衝望風奔潰藏焉是時守禦司寄姓名得官者甚多如術人柳彥輔姓謝姓丁人皆冒故舊小人布衣補官不問能否與官告數十道使之妄用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三

兵考

宋鄱陽 馮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馥 應房 校刊

高宗開元帥府于南京初募兵近萬人王旅寡弱至招潰卒收群盜以補之既即位始置御營司以大臣主之四年以御營司并歸樞密院 詳見禁旅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御前諸軍者本高宗所收諸將部曲也祖宗以來內外諸軍惟廂禁二色而已禁軍皆隸三衙而更戍于外廂軍者所在有之以守臣節制若禁軍在邊上則文臣為經畧使者統之武臣但為總管熙寧間內外禁旅合五十九萬人神宗將有事於四夷乃置百三十將其法甚備崇觀後朝廷取其闡額之數以上供故闕而不補者幾半軍興以來所存無幾上在元帥府始招潰卒群

盜以爲五軍後又得王淵楊惟忠等河北之兵建炎元年五月以爲御營五軍然猶未大盛也三年四月又更置御前五軍劉光世所領西兵則謂之巡衛軍在五軍之外是歲又改爲神武五軍紹興元年十二月又改爲行營四護軍張俊稱前軍韓世忠稱後軍岳飛稱左軍劉光世稱右軍併楊沂中中軍入殿前司而吳玠軍如故七年八月光世軍叛降僞齊於是川陝軍更以右護軍爲號十一年四月三宣撫司罷乃改其部曲稱某州駐劄御前諸軍十八年川陝軍亦如之其軍皆不隸三衙由是御前軍又在禁軍之外矣御前軍者雖帥臣不可得而節制得自達於朝廷今禁兵俱廝役大抵如昔之廂軍將官雖存亦無職事但以爲武臣差遣而已愚謂不若併軍於廂籍而改御前軍爲禁軍所在以帥臣節制之而都統制之官爲之副或

庶幾兵民權出於一而緩急可以責成則合祖宗制兵之意矣

建炎之後諸大將之兵浸增遂各以精銳雄視海內而因時制變隨處立營遷易靡定駐劄未有常所有如劉光世軍或在鎮江池州太平韓世忠軍或屯江陰岳飛一軍或戍宜興蔣山惟王彥八字軍隨張浚入蜀而吳玠之兵多屯鳳州大散關和尚原大畧可攷矣當是時合內外大軍十九萬四千餘而川陝不與及楊沂中將中軍專總宿衛於是江東劉光世淮東韓世忠湖北岳飛湖南王瓚四軍通十二萬一千六百時亦未有常屯紹興五年王瓚罷以兵五十隸韓世忠王彥以八字軍赴行在七年之秋劉光世將鄺瓊叛以七萬人北降劉豫別將王德以八千人歸張俊由是三衙之外惟張韓岳三軍爲盛自三大將之外八年五月巨師古留兵三千屯太平州而劉錡留兵屯鎮

江馬至若四川之兵曲端死吳玠併將其兵王庶劉子羽有興元又招集流散立成部伍子羽罷玠又併將其兵故玠之兵十萬玠死胡世將為宣撫命吳璘以二萬守興州楊政以二萬守興元郭浩以八千人守金州而玠之中部三萬人分屯仙人關內外璘併將之是以四川之兵獨偏重於興州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言金人為患今已五年陛下以萬乘之尊而依然未知稅駕之所者由將師無人而御之未得其術也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身為大將論其官則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論其家則金帛充盈錦衣肉食輿臺廝養皆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騷虜甚於夷狄陛下不得而問正以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張俊明州僅能以抗柰何敵未退數里間而引兵先遁

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辭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痛念自去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故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粧海舶焚其城郭為逃遁之計洎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瓌卒不為用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紹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間而不知則朝廷失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瓌使之也失豫章而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以負國家罪惡如此而浚自明引兵至溫道路一空民皆逃奔山谷世忠逗留秀州放軍四掠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雖陛下親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在難而不恤也瓌自信入閩所過邀索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

其意果安存哉臣觀今日諸將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瓌本隸社克敗于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臣愚以為虜退之後三大明賞罰再立紀綱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軍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為名者自主將以下悉論如法仍使於偏裨中擇人才之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為諸將之代此今日所最急者惟陛下與大臣孰議斷而行之

起居郎胡寅上疏言趙充國西漢名將曹操三國英雄其用兵無不屯田積粟而今日之兵開口待哺此何理也自古臨敵有用命者有不用命者故藝祖皇帝嘗出入行間以劔斫士卒皮笠記其退縮者事定而誅之若其摧堅陷陣則賞不旋踵是謂有賞有刑旌別勇怯而今之賞功全陣轉授未聞有以不用命被戮者此何理也自古行賞其將帥勳閥尤異者則迂其官秩或封以國邑若其士卒則犒賜而已或以金帛予之而已今自長行以上皆以真官賞之人挾券曆請厚俸至於以官名隊此何理也自古利權盡歸公上予奪操縱惟君所命如李牧之軍市祖如藝祖命邊將田易之類則衣糧器械賞設之費皆出其中今煮海權酷之人遇軍之所至則奄而有之闕閭什一之利半為軍人所取至於衣糧則曰仰於大農器械則必取之武庫賞設則盡出於縣官此何理也自古制兵有事則付之將帥無事則歸之天子光武中興可謂馬上取之之時矣猶且不假將帥以久權鄧禹取三輔總數十萬眾一旦無功奪之如探囊中物今總兵者以兵為家若不復肯捨者曹操曰欲孤釋兵則不可也無乃類此乎

自建炎以來易置宰執凡四十餘人矣謀慮不臧政事不善
雖台衡之重股肱之親一言而去之何獨將帥而不可進退
以均勞佚之任拔沉滯之材乎此又臣所未曉也自古制兵
必有實數戰鬪則有敗北平居則有死亡緩急則有散逸此
不能免也今諸軍近者四五年遠者八九年未嘗落死損逃
亡之數豈皆不死乎抑隨死隨補乎逃而不以告敗而不以
告死而不以告補而不以告不可也以補者之姓名充死者
之妻子不可也不然軍籍何自而無缺乎此又臣之所未曉
也自古制兵必去冗食存精銳分爲等級如所謂百金之士
千金之士則戰之所恃以必勝者其餘充聲勢備輜重而已
則所以食之役之者不敢與銳卒班馬雖其等如是然無非
軍旅之用也今諸軍則無所不有矣避賊後免門戶者往焉
納賄賂求官爵者往焉有過咎不得仕者往焉犯刑憲畏逮

逋者往焉違科舉失士業者往焉則又有鄉黨故舊之人有
工手藝之人方技術數之人音樂俳戲之人彼所以輻奏雲
萃者非有勢以庇之乎非有利以聚之乎不然人生各有業
何必軍之從此又臣之所未曉也

按建炎中興之後兵弱敵強動輒敗北以致王業偏安
者將驕卒惰軍政不肅所致汪彥章胡致堂二疏切中
時敝故備錄之

建炎四年詔神武右軍統制張俊言牙軍軍兵多係招集烏合
之衆欲將上等改刺勝捷次等刺振華振武庶幾軍政歸一易
於訓練詔依其後以河北人充河北振武其餘人刺陝西振華
紹興元年金人留承楚浙西大帥劉光世守鎮江欲携貳之乃
以金銀銅為三色泉其文曰招納信實獲虜人則燕饑而遺之
未幾踵至得數千衆皆給良馬利器用之如華人因創赤心奇

兵兩軍頗得其用二年左僕射呂頤浩請舉兵北向以復中原且謂天時人事今皆可爲何者昨自淮揚之變兵械十七八九未幾虜分三道入寇江浙兵皆散而爲盜自陛下專意軍政稍汰其冗修飭器械今張俊軍三萬有全裝甲萬副力槍弓箭皆備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瓌軍一萬三千雖不如俊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弱頗衆然選之可得其半又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巨師古皆不下萬人而御前忠銳如崔增姚端張守忠軍亦二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況今有兵十六七萬何憚不爲且向者群盜四擾朝廷枝梧不暇今悉已定又自虜之南牧莫敢嬰其鋒者近歲張俊獲捷於四明韓世忠振於鎮江陳思恭擊于長橋而張榮又大捷於淮甸良由虜貪殘太甚天意殆將悔禍又虜以中原付之劉豫而豫煩碎不知國體三尺童子知其不可立國事固可料觀

宇文虛中密奏雖未可信然虜騎連年不至淮甸必有牽制天意蓋可見矣今韓世忠已到行在臣願睿斷早起命世忠張俊與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令世忠由宿泗劉光世由徐曹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隻令范溫閻臯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東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饋運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爲守虜舉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擾之數年中原可復况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銷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爲深惜者也及聞桑仲進兵乃議大出師身自將軍北向且言近聞虜僞合兵以窺川陝若於未來舉兵必可牽制陝西之急萬一五師逐豫則彼必震恐令韓世忠自京入關此亦一奇也

按頤浩之言美矣然帝信其說而頒督師之命纔至常州而部將叛之竟稱疾不進畧不能北向發一矢復還

相位功業無聞焉以所言當時軍旅事情稍備故錄之
四年三月密院言提舉御前軍器所申本所萬全雜役以五
百人為額自戶部裁減月給盡皆逃遁若依戶部所申月米
五斗五升每目不及二升麥四斗八升每斗折錢二百日支
食錢一百委是贍養不足詔戶部裁定於月糧一石七斗添
作一石九斗

五月詔神武義軍統制王璣下揀閱到第三等軍兵一千六百
六十人撥填諸州廂禁軍

軍防令諸軍招揀等杖天武第一軍五尺有八寸捧日天武
第二軍神衛五尺七寸三分龍衛五尺七寸拱聖神勇勝捷
驍捷龍猛清朔五尺六寸五分驍騎雲騎驍勝宣武殿前司
虎翼水軍五尺六寸武騎寧朔步司軍虎翼等五尺五寸廣
捷威勝廣德克勝等五尺四寸五分克戎萬捷雲捷橫塞等

五尺四寸亳州雄勝飛騎威遠等五尺三寸五分濟州雄勝
騎射橋道等五尺三寸揀中廣効武和武肅忠靖三路廂軍
五尺二寸

七年樞密院言勘會累降旨揮諸軍不得互相招收及拖拽別
軍官兵訪聞昨來諸軍內有因事走投別軍之人切慮互相識
認別致紛爭理宜措置詔諸軍應今日以前收到別軍官兵特
免根究自後更不許招誘拘載

十一年四月給事中范同以諸將握兵難制獻策於秦檜且以
拓臯之捷言於上召張俊韓世忠岳飛入覲論功行賞皆除樞
密副使張俊首納所部兵乃分命三大帥副校各統所部自為
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罷宣撫司遇有出師取旨兵皆
隸樞密院依舊駐劄而四川大將兵亦分屯就糧曰與成堦鳳
文龍利闡金洋綿房西和州太安軍興元隆慶潼川府凡十四

郡馬故今鎮江大軍則韓世忠之舊部建康大軍則張俊之舊部鄂州大軍則岳飛之舊部紹興末年荆南江州池州又皆新朔兵籍荆南所屯則劉錡所招効用益以鄂州之兵江池之軍則三衙疲弱之卒屯戍者江州一軍大抵皆茶寇也而興元府興州金州三都統兵則本曲端吳玠關師古之徒關西之舊部攷乾道之末建康都統司兵約五萬人池州都統司兵一萬二千人鎮江府都統司兵四萬九千人荆南都統司兵二萬人興元都統司兵一萬七千人金州都統司兵一萬一千人其後分屯列戍增損不常揀練團併分合不一其下有統制統領正將副將準備將之目

十三年詔殿前司等處統領將官本請受外別無供給職田之類贍養不足差官管運侵攘軍政可與逐月支破供給統制副統制月一百五十貫統領官以至準備將各支給有差庶可贍

足其家責以後効若諸軍仍前擅差軍兵回易興販依私役禁軍法所賈物貨計贓坐罪州縣知而不舉與犯人同罪

二十九年樞密院言勘會內外諸軍招人多收技藝工匠販賣之徒致人材短小形質怯懦敗壞軍政可自今並依等杖招刺壯健堪披帶人如違重寘典憲從之

孝宗隆興二年殿前司言諸軍法兵級年及六十將校年六十五減克剩圓支破請受有內戰功亦上半給近年以來僥求全支又有年及不行減落支費浩翰不免橫取於民乞令所屬遵

依舊法逐營置籍鄉貫年甲招刺年月悉書于籍一留本營一留戶部一留總領以備開落使用詔依

乾道元年詔三衙及江上諸軍今後陞差須候年限及日方許申請

遷補之制凡諸軍校歲月有久近功效有優劣或聯比其名

而加遷擢名曰排連其有戰功或大禮郊恩以次遷補則曰轉員惟老疾過失者不在遷補之限軍防令諸軍轉補將校者指揮使闕以副指揮使克副指揮使闕以都頭克都頭闕以副都頭克副都頭闕以軍分十將諸禁軍將轉補滿三年者十人闕三人七人至五人闕二人三人闕一名雖未滿三年十八人闕五人七人闕四人五人闕三人三人闕二人者並行轉補諸禁軍將校軍頭十將應轉補者當職官體量依揀禁軍法無病却乃試弓弩內槍刀標牌手各粗習為應法入得轉補即有病悴或年六十九或轉補後犯賊枉法踰濫情重以上雖該恩並隔下其差出者勾抽體量在別州者隨所在州體量訖報住營處諸就糧軍闕將校應轉補者逐處各於見管一等軍分通理所闕人數遞遷如不足申總管或安撫鈐轄縣鎮先於本州州於本路比州及以次州一等軍

分內選經轉補及二年者填闕又不足逐司報本處隨轉補文字且奏諸禁軍轉補排連將校節級正管者各依職次指揮却相壓差管及差同管與下名將校節級一等職名者各以補授先後為次諸禁軍已經轉補排連而有以前功賞武藝應轉資者先於舊職上轉補後於已轉資上轉補排連如無闕即於應排轉名次下額外補諸軍以過犯應隔轉補排連未經隔而有戰功及傷中者免隔諸廂軍應補武僚備錄所降朝旨給牒補節級者給帖諸禁軍轉補排連限一季內奏廂軍十日諸馬軍龍猛步軍龍騎歸遠壯勇將校兵級雖犯徒到營不曾犯盜聽補轉排連諸都作院將校所管工匠三百人以上闕及三人餘遇有闕日轉補及三年依名次遞遷容齋洪氏隨筆國朝宿衛禁旅遷補之制以歲月功次而遞進者謂之排連大禮後次年殿庭較藝乘輿臨軒曰堆

塚子其歲滿當去者隨其本資高者以正任團練使刺史
補外州總管鈐轄小者得州郡監當留者於軍職內陞補
謂之轉員唯堆塚之日以疾不赴者為害甚重紹興三
十二年四月予以右史午對時將有使事與上介張才甫
同飯於皇城司有一老兵幞頭執黑杖子拜辭皇城幹辦
官劉知閣泣涕哽噎劉亦為惻然予問其故兵以杖相示
滿其上皆揭記士卒姓名營屯事件云身是天武第一軍
都指揮使曾立戰功積官至選郡團練使今年滿當出職
若御前呈試了便得正任使名而為近郡總管不幸小疾
遂遭揀汰只可降移外藩將校在身官位一切除落方伏
事州都監聽管營部轄三十七年勤勞一旦如掃薄命不
偶至於如是坐者同歎息憐之案崇寧四年有詔諸班直
營備宿衛病告滿尚可療者殿前指揮使補外牢城指揮

使蓋舊法也

開禧元年興元都統秦世輔言本司諸軍闕額頗多紹興之末
管二萬九千餘人乾道三年以二萬七千人為額今管二萬五
千四百餘人所差發出成官占實一萬一百四十三人點閱所
部堪披帶者僅六百三十七人欲乞許本司酌紹興末年元額
招刺補填從之

葉適應詔兵總論二曰自唐德宗以後節度專地而抗上令
喜怒叛服在於畧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為大諱矣然國擅
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為惟兵之聽而遂
以劫制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
曆正元之間節度使固已為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
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群卒為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
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為其憂在於藩鎮豈不踈哉太

祖旣收節度權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內者太祖統紀制御之力非恃兵以爲固者也群臣不攷本末不察事勢忘昔日士卒奮呼專上無禮之患而反以爲太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無形勢之險而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非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爲固則連營百萬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強前世帝王之常道也况太祖之兵不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爲固也決矣召募之日廣供饋之日增蓋端拱雍熙以後契丹橫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曆謀國日誤恃兵爲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爲者矣而上下交揚揚然自以爲得計爲之治文書聚財賦盡用衰世哀刻之術取於民以啗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爲之俛首以

辜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故王安石爲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悟籍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爲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爲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姦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爲王安石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內外俱耗本末並弱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二法皆弊名具實亡故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披甲荷戈平民相挺化爲盜賊幹離不始挾兵才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京師不守則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

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屯駐之兵及昔日所未有以數倍祖宗之財用投於四總領之巨壑而州郡又以廂禁兵自困侵削民力至於空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不暇問其內備則曰倉卒可慮統制統領總管路鈐路分鈐轄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糜厚祿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驗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濕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則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用之無不可者陛下果決於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又論四屯駐大兵曰敢問四大兵者知其爲今日之深患乎

使知其爲深患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處此者然則亦不知而已矣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抗越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近者橫潰莫制國家無威信以驅使強悍而諸將自誇雄豪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士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爲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馭無策呂祉以蹠俊趣之一旦殺帥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爲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爲喉舌出內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

皆由於人主以不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為深遠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於屈辱為安而直以今之所措置者為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喘喘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為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為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刻兵食內臣貴倖因之而握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於此而况不戰既久老成消耗新補惰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悞弱加以後使回易交跋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為重以財言之則南為多運吾之多財兵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

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為也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卒襲五六十年之積弊以為庸將腐閣賣鬻富貴之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所托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為於天下攄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覆載者之深讎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餽以蘇息窮民種植基本於是厲其兵使必鬪厲其將使不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又論廂禁軍弓手土兵曰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為縣之巡徼土兵為鄉之控扼太僕後有兵備戰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則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券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

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一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趨辦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養大兵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罪人牢犴克寨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為其有事而戰不為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兵而後可今養之於無事竭州郡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貶為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耳故不減宿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立法定制於重滯繁擾之中以困民為安強以耗國為仁惠以疲士大夫之精力為用材以人心益陋所守益卑者為遠識以不可舉動為體國以養兵不戰為消姦雄之心遂至於忘讎耻棄諸華廢天命禮壞樂失積眾弊而莫革者宿衛屯駐之

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土兵困之於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圖其內意行其所難而不實為其所易者何哉

古之兵皆出於民者也故民附則兵多而勃然以興民叛則兵寡而忽焉以亡自三代以來皆然矣秦漢始有募兵然猶與民兵參用也唐之中世始盡廢民兵而為募兵夫兵既盡出於招募於是兵與民始為二矣兵與民為二於是兵之多寡不關於國之盛衰國之存亡不關於民之叛服募兵之數日多養兵費日浩而敗亡之形反基於此唐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蕃鎮擅之內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叛而郭子儀李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僭亂而李晟渾瑊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也宦官則以內兵而劫制人主方鎮則以外兵而擅廣土地及朱溫舉兵內向盡夷中人

廢神策而唐之鼎祚移於內楊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茂貞之徒以卒伍竊據一方而唐之土宇裂於外而唐遂亡矣中更五代則國擅於將將擅於兵卒伍所推則爲人主而國興焉非以得其民也其所廢則爲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民也宋有天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內暨一再傳則兵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構逆王族所加動輒敗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洎女真南牧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於河北援京城則潰於京城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備安於江左建炎紹興之間驕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爲大盜攻陷城邑荼毒生靈行都數百里外率爲寇賊之淵藪而所謂寇賊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張韓劉岳之徒以輔佐中興論功行賞視前代衛霍褒鄂曾無

少異然究其勳庸亦多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耳一遇女真非敗則遺縱有小勝不能補過而卒不免用屈已講和之下策以成宴安江沱之計及其末也夏貴之於漢口賈似道之於魯港皆以數十萬之衆不戰自潰於是賣降効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將也先驅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旣不出於民故兵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也噫兵猶手足也國猶身也手足強壯則身存手足枯槁則身廢兵多則國存兵少則國亡未有以兵多而亡者今唐兵雖多強悍而不爲用猶病狂易之人奮拳舉爪自陷其膚自屠其腸以至於殞身也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猶病非癖之人恣其芻豢以養擁腫之四肢脛如腰指如股而病與之俱增以至於殞身也然則所以覆其國者乃兵也所以斃其身者乃手足也又古者籍民

為兵其法不過因其戶田之可賦者賦之年齒之可任者任之民固不容於倖免而亦不可以濫入司馬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蓋言戶盡為兵則君子小人賢與不肖俱出其間也自募兵之法行於是擇其願應募者而所謂願應募者非游手無籍之徒則負罪亡命之輩耳良民不為兵也故世之詈人者曰黥卒曰老兵蓋言其賤而可羞然則募兵所得者皆不肖之小人也夫兵所以耗國而皆得不肖之小人則國之所存者幸也紀綱尚立威令尚行則猶能驅之以親其上死其長否則潰敗四出反為生民之禍而國祚隨之矣可勝慨哉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四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五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兵考 禁衛兵

周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

寡時四時比校次其人其在否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王府

為之版以待其人之名籍以待比及夕擊柝而比之莫行夜以比

有懈怠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故謂災禍令宿辨內外而

時禁其非時出入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功吏職也幾其出入

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竒衰之民民宮中吏之家入也淫放

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什寄宿衛之令月終則會其稍食歲

終則會其行事

官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司農云庶子宿衛之官版

名籍也以版為之若今鄉戶

沈榮高 陳奎刻

籍謂之戶版 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 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

役之事 秩祿秩也叙才等也作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衛王宮者必居四角

四中於徵候便也鄭司農云庶子衛王宮在內為 若邦有大事

作宮衆則令之 謂王宮之士庶子於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

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虎賁氏虎士八百人 士徒選有 掌先

後王而趨以卒伍 王出將虎賁士居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

守王閑 舍王出所止宿 王在國則守王宮 為周 國有大故則守

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 虎

從使 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不通逢兵寇若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 夾

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 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 服而趨也

則介而趨也 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 五隸謂

服兵器之屬 掌帥四翟之役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

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厲遮衛也 疏

方於刀劍西北 蠻隸在王宮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罪隸 夷隸 貉隸其守王宮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林氏曰周廬千列設戟百重入守虎闕出陪豹尾此古人

設衛所以強幹弱枝防未然而威不軌也昔成周宿衛之

制居則宮正宮伯之衛行則虎賁氏之衛僕從之衛掌於

太僕守隸之衛掌於司隸其制蓋不一矣宮正有宮之徒

役宮伯有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為環列腹心之任居衛

之制然也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

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行衛之制然也太僕掌奉輿馬督扈

王欽

李崱

文獻通考卷三百五十五

二

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太僕王視朝則荷正位而退入亦如之王出入則左馭而前驅太僕而下有大臣祭僕御僕皆屬焉又司隸掌率夷隸執兵器服兵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僕從守隸之衛制然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士之衛為重兵之衛非王出亦不行四翟之隸則環衛諸門僕從之徒則整飭騶從此宿衛之別詳矣然虎賁綴衣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執劉鉞而上戈刃者皆用冠冕之士大夫顧命四人基弁執戈上刃夾兩居虎門而詔王熾者乃率四夷之賤隸師氏掌以熾詔王使其屬率四夷之隸糾其德行稽其功緒勸以善也掌其糾禁嚴其誅賞防以過也由是言之腹心之衛固擇有道有德之賢而宿衛之兵亦皆使賢士大夫為之其任嚴矣而聖人防微杜漸之意又不止是蓋人君處內庭之時多處外庭之時少親侍

臣之意玩親大臣之意嚴今宮正官伯之兵衛郎衛固為太宰之屬而虎賁之虎士掌於司馬司隸之伍隸掌於司寇皆聽命於太宰內外相維而賢否無混淆之患事權不分而政令無下移之漸此周制之所以盡善也

漢制南軍在京城門內衛尉主之北軍在宮城門外中尉主之詳見兵制門郎中今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皆屬焉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今後元年復為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衛三丞又諸屯衛候司馬十二官皆屬焉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負多至千人

徐氏官考曰謹按周之兵制無事則散之田畝有役則召以縣師而宿衛常養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至六軍

之徒一軍百人大司馬之屬徒三百有二十人又在虎賁之外然不常有而虎賁之祿比下士足以代耕蓋庶人在官者也漢期門千人而秩比郎亦古虎賁之遺意歟

後漢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書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五官中郎將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戶出充車騎左右僕射主虎賁郎習射左右陞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郎中將中郎中羽林中郎將羽林郎無負掌宿衛侍從掌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

林氏曰漢制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候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

兵而衛表 中尉屬官 左右京輔都尉 丞有兵卒 按黃龍京輔兵卒 如八校 胡騎 越騎 則是募兵 而衛武帝初置

中壘屯騎 步兵 越騎 是衛也 非北軍 護京之衛乎 此漢人

長水 胡騎 射聲 虎賁 是衛也 非北軍 護京之衛乎 此漢人

南北軍之制也朱虛入衛卒平諸呂方朔執戟坐折董偃

袁盎以中郎却慎夫人之坐日磾入侍縛莽何羅之逆

見本 傳 王國侯國拘不得入 漢制王國侯國不得入宿衛 糞

得宿 糞 同族犯法限不得與 漢制同族犯法不得宿衛 蕭望

得宿 糞 雖以龔勝蕭望之之賢寧從退免則宿衛所任之人

固無愧於周耳然使以南北軍皆隸三公而太尉周勃得

入北軍以成安劉之功可也自武帝踈遠外庭之後衛尉

之職領於將軍王莽以右將 城門之兵領於司馬 成帝世

王譚成 都侯 王商 紅陽侯 王音 皆以大司馬特進 領城門軍 往往以中朝任之 而大臣

皆無預焉大司馬之任又非向時大尉之比皆知禁嚴之

地大臣皆不預聞則凡可以轉移人主之心志惑亂人主

之視聽無所不至異日之變可見耳至東漢以來又舉五

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文屬

官志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羽林虎賁中郎將羽林監

以職屬光祿大夫大夫中大夫中散大夫諫議大夫議郎謁

者僕射常侍分屬之後政令不行於其間而又光祿大夫

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後志自五官至羽林凡七署唯

議郎與光祿大夫同不在直中

流而郎官三省盡為諸黃門之廬耳故宦官內典門戶外

與政事實武說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

門戶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為

暴及何進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官領統禁省自古及今

漢家故事我奈何與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為郎中

久矣後盡除宦者選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廬即此可見何

傳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黃門事歸空關後官

少府屬多其流禍至是也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祖初起兵

有元從禁軍太宗時置百騎武后改為千騎睿宗時增至萬騎

肅宗時有供奉射生官代宗以後有左右神策軍詳並見

左右監門衛掌諸禁衛門籍之法左右千牛衛掌衛及供御兵

仗親衛一府勳衛二府翊衛二府凡有五府每府中郎將一人

左右郎將各一人凡府中郎將掌領校尉旅師親衛之屬宿衛

者而總其府事左右郎將二焉番上者以名簿上于大將軍而

配以職

武德貞觀世重資蔭二品三品子補親衛二品曾孫三品孫

四品子職事官五品子若孫勳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國公子

補勳衛及率府親衛四品孫五品及上柱國子補翊衛及率

府勳衛勳官二品及縣男以上子若孫補諸衛及率府翊衛

劉南

王府執仗親事執乘親事每月番上者數千人宿衛內廡及城門給粟食執扇三衛三百人擇少壯肩膊齊儀容整美者本衛印臂送殿中省肄習仗下每番三衛一人爲大僕寺引輅其後入官路艱三衛非權勢子弟輒退番柱國子有白首不得進者流外雖鄙不數年給祿廩故三衛益賤人罕趨之左右衛上將軍各一人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掌宮禁宿衛凡五府及外府皆總制焉凡五府三衛及折衝府驍騎番上受其名簿而配以職

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監門左右千牛衛凡十六 左右千牛衛掌侍衛及僕御器仗以千牛備身左右執弓箭宿衛以主仗守戎器 折衝都尉掌領屬備宿衛師役則總戎具資點習以三百人爲團一校尉領之

十六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衛至領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凡五府外府之番上者十二衛受其名簿而配以職除監門千牛凡左右四衛不領故但十二衛五府謂親勳翊三衛外府折衝府也五府惟左右衛兼領之餘但翊衛二府而已

林氏曰唐制有八衛各分左右自左右以至千牛皆典扈從是故宮禁宿衛是統是司內廡儀仗是臨是職者左右衛也皇城四面宮城內外諸門置兵分助其役者驍衛也正衙朝會釐鎧旅卒兩廂列仗唱警應蹕者武衛也正殿之前隊立于階長樂永安隊列于廡者威衛也皇城之四面宮苑之城內則職于領軍京城烽堠之宜南衙番上之數則職于金吾禁衛名籍器仗出入則職于監門僕御兵

仗宿衛弓箭則職于千牛此唐人十六衛之制也張延師

之謹畏至三十年未嘗有過唐職林張延師為左衛大將

過韋有阿史那忠之清謹至四十八年無有纖隙忠性清謹

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無龐玉父典宿衛習知制度宿衛

習知朝廷制度高祖顧諸將多不閑儀檢故段志元衝章

武門夜不示詔段志元為左驍衛大將軍文德皇后之

軍門不夜開使者示以手詔志元曰則宿衛所任之人亦

無愧於周然始以大臣兼領宿衛使文皇有甘寢之安可

也元微之行子季友右羽林將軍制曰分八舍之衆寡均

不細矣時李太亮以冬官兼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

始輕天寶之後衛佐悉以假人為童奴京師人耻祿山吐

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

之其勢益橫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監

夫所謂禁軍者蓋太宗舉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還

歸而願留宿衛者三萬人給以渭北腴田號曰元從禁軍

本為兵立制非為制置兵已具唐兵志詳其後左右羽林龍

武神武及神策神威而總名北衛者豈太宗初制哉兵制

護南軍以金吾巡北軍今十六衛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

巡警是北軍已寓其間觀白集羽林衛將軍之制所謂國

家設十六衛猶漢之有南北軍其知之矣左集玉元輔授

負外之置初非禁衛正兵也今以禁軍為北衛衛兵為南

衛以備漢制豈不過歟北衛既橫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

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

蕭復言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

要政機勿使

高元裕言之而不及用

本傳敬宗視朝不時

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西頭勢乃重南

惜夫推原其故

皆外臣不預禁軍專歸宦者其為患至是也噫漢不以中

朝屬外朝而使宦宿直卒成何進之亂

衛隸南衙亦使宦官典兵反致王叔文之亂

見進唐本傳人以禁衛屬冢宰之意又何止天淵哉

梁太祖始置侍衛馬步軍

開平元年改左右長直為左右龍虎軍左右內衛為左右羽林

軍左右堅銳夾馬突將為左右神武軍左右親隨軍將馬軍為

左右龍驤軍其年九月置左右天興左右廣勝軍仍以親王為

軍使

二年十月置左右神捷軍十二月改左右天武為左右龍虎軍

左右龍虎為左右天武軍左右天威為左右羽林軍左右羽林

為左右天威軍左右英武為左右神武軍左右神武為左右英

武軍

前朝置龍虎等六軍衛之衛士至是以天武

後唐長興三年三月勅衛軍神威雄威及魏府廣捷已下指揮

宜改為左右羽林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立為一軍每一軍置

都指揮使一人兼分為左右相應順元年三月改左右羽林四

十指揮為嚴衛左右軍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為捧聖左右軍清

泰元年六月改捧聖馬軍為彰聖左右軍嚴衛步軍為寧衛左

右軍

晉天福六年七月改拱宸威和內直軍並為興順至八月改奉

德兩軍為護聖左右軍周廣順元年四月改侍衛馬軍曰龍捷

左右軍步軍曰虎捷左右軍

顯德元年詔太簡諸軍取武藝超絕者為殿前諸班

見軍制門

吳介

宋太祖皇帝建隆初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練其驍勇者為上軍老弱者為剩員又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詳見兵制門禁軍殿前侍衛司分領之殿前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七步兵之額二十六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五步兵之額八十三御前忠佐軍頭司領步騎之額四皇城司領步兵之額二左右驛院領騎兵之額二廂軍亦內屬侍衛司見郡

仁宗天聖至寶元間增募禁軍陝西蕃落廣銳河北雲翼京畿廣捷虎翼效忠陝西河東清邊弩手京西江淮荆湖歸遠總百餘營

康定初趙元昊反西邊用師詔募神捷兵既而易名萬勝為二十營所募多雜市井之人選湏不足以備戰守是時禁兵多成陝西陝西並邊土兵雖不及等然驍勇善戰而以京師所遣戍

為東兵東兵雖魁碩大卒不能辛苦而摧鋒陷陣非其所長又北兵戍川陝嶺嶠荆湖間多不便習水土故建議者欲益募土兵為就糧於是增置陝西蕃落保捷定功河北雲翼有馬勁勇陝西河北振武河北京東武衛陝西京西壯勇延州青澗登州澄海弩手京畿近郡亦增募龍騎廣勇廣捷虎翼步鬪步武復升河北招收無敵聽予馬陝西制勝并州充戎騎躬麟州飛騎府州威遠秦州建威慶州有馬安塞保州威邊安肅軍忠銳嵐府州建安登州平海皆為禁兵蓋用外馬步凡增數百營

揀選之制有自廂軍升禁軍禁軍升上軍上軍升班直升上軍及班直者皆臨軒親閱自非材勇絕羣不以應召募餘皆自下選補仁宗嘗詔樞密院次禁軍選補之法凡入上四軍者捧日天武弓以九斗龍衛神衛弓以七斗天武弩以二石七斗神衛弩以二石三斗為中格恩翼真察直驍捷軍士選

中四軍則不復閱試自餘招揀中選者並引對凡真寮直闕人則以選中上軍及龍衛等樣弓射七斗合格者充仍許如龍衛例選補班直凡選禁軍自奉錢三百以上弓射一斗五斗弩蹠三石五斗等樣及龍衛者並親閱以隸龍衛神衛凡騎御馬直闕小底則閱拱聖驍騎少壯善射者充凡弓手內殿直以下選補殿前指揮使射一石五斗御龍弓箭直選補御龍直御龍骨朶子直東西班帶甲殿侍選補長入祗候御龍諸直將虞候選補十將射皆一石四斗東西班散直選補內殿直捧日真寮直天武龍衛神衛親從選補諸班直御龍骨朶子直弓箭直將虞候選補十將御龍諸直長行選補將虞候射皆一石三斗真寮龍御騎御馬直小底選補散直射皆一石二斗

神宗初揀罷禁軍之不如法者八并廢諸軍管制門詳見兵

熙寧之籍天下禁軍凡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豐之籍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人

徽宗宣和五年尚書省言昨臣寮言古制六軍所以備王之爪牙而羽林又禁衛之總名也今臣僚使令兵卒所居營分曰六軍而復有左右衛林之名稱謂失當詔令措置今欲將揀中六軍并六軍指揮並改為廣効內揀中六軍作第一指揮左龍武第二左羽林第三左神武第四右龍武第五右羽林第六右神武第七從之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始置御營司

以黃潛善汪伯彥兼使副國初以來殿前侍衛馬步司三衛禁旅合十餘萬人自高俅得用軍政遂弛靖康末衛士僅三萬人及城破所存無幾至是殿前司以左言權領而侍衛二司猶在東京禁衛寡弱諸將楊惟忠王淵韓世忠以河北兵

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於是始置御營司以總齊軍中之政令因其所部為五軍以淵為使司都總制世忠俊傅等並為統制官又命光世提舉使同一行事務潛善伯彥別置親兵各千人優其廩賜議者非之

四年三省言本府分兩府而兵權盡付樞密今又置御營司是政出于三也乃詔御營司併歸樞密院

紹興四年詔改御前五軍為神武御營五軍為神武副軍並隸樞密院既而左僕射趙鼎言神武乃北齊舊號且督府軍馬今撥隸三衙乃廢神武中軍隸殿前司以楊沂中主管殿司公事又以都督府兵分隸之於是殿司之兵柄始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國朝舊制殿前侍衛馬步三衙禁旅合十餘萬人宣和間僅存三萬而已京城之破多死於敵建炎

元年秋騎帥郭仲荀自東京部禁旅至南京已而還為副留守三年秋仲荀以虜逼京城糧儲告竭遂率餘兵赴行在其冬上將航海避狄而衛士張寶等不欲行因呂元直入朝率眾圍之出語不遜上怒誅十七人於明州市除行門外盡廢其班明年春上至台州兵衛寡弱惟中軍統制官辛永宗有眾數千而呂元直之親軍將姚端眾獨盛上皆優遇四月上還會稽乃選中軍五百人入直殿嚴悉為合之眾時趙元鎮初秉政因為上言祖宗於兵政最為留意今諸將各總重兵不隸三衙則兵政已壞獨衛兵髣髴舊制亦掃蕩不存是因咽而廢食也上悟尋復舊制然衛兵不滿三千識者病其單弱數以為言紹興二年秋詔三衙措置已而上謂輔臣曰一衛士所給可贍三四兵朕命楊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遂命沂中兼提舉宿衛親兵五年冬廢神武中軍隸殿



前司以沂中主管殿前司公事十二月又以都督府兵分隸

三衙庚戌七年夏復合馬司餘軍及八字軍為六軍十二將

命劉信叔主之四月而解承宣潛典步軍如故自是三衙始

復矣

神武中軍舊止三部自楊存中職殿巖始增為五軍又置護

聖踏白選鋒神奕神勇馬步凡十二軍時江海盜作因分制

諸軍控制之如泉之左翼贛之右翼循之推鋒明之水軍皆

隸殿司總七萬人由是殿司兵籍為天下冠

初御營五軍之外又置御前三軍尋又改為神武五軍紹

興元年又改為行營四護軍張俊稱前軍韓世忠稱後軍岳

飛稱左軍劉光世稱右軍楊沂中中軍已隸殿前司而吳玠

軍如故七年光世軍叛降偽齊於是川陝軍更以右護軍為

號十一年三宣撫罷乃改稱某州駐劄御前諸軍十八年川

陝諸軍亦如之其軍皆不隸三衙由是御前軍又在禁軍之

外矣

二十四年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劄子乞遵依祖宗法在京所

管捧日天武拱勝驍騎驍勝寧朔神騎神勇宣武虎翼虎勇諸

指揮禁軍內捧日天武依條陞揀宣衛諸班直拱聖神勇以下

陞揀捧日天武除逃亡事故外有一千九百人差使日增人數

日虧欲乞於今年分定月分內招一千人請給例物並依先招

人體例詔依二十七年十二月樞密院言殿前都指揮使楊存

中劄子準旨三衙所招軍兵效用權行住招自紹興二十六年

見闕四千四十六人及三十七年揀汰三千四十四人見闕二

千一百四十人并已揀汰五百四十人共闕六千七百二十六

人若不招填兵數日有虧損緣近來游手人陳乞情願投軍相

多望令本司自來年正月一日為始依舊招募情願投軍少壯

兵部通志卷之五十三

百姓刺充効用勝捷吐渾雄威填額使喚依例支破請給所招
係填名闕即不曾添請給詔依今三衙依分定月分招填

孝宗隆興元年主管步軍司公事郭振言本司在京日所管軍
額計三萬九千五百人今來行在見管止一千二百一十九人

緣諸處非乏差使應副不行乞招一千七百八十人通作三千
人為額刺充神衛虎翼飛山床子弩雄武等指揮其請給例物

等依則例行詔特依乾道四年樞密院言殿前司步軍司內有
官人子弟多願投充効用其間不及等杖二三寸却有膂力強

壯之人今詔後令逐司遇有闕額除及等杖外若低一二寸令
射八斗力弓低三寸令射九斗力弓委承旨司審驗強壯即行

指試

六年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李顯忠言本司諸軍兵將官有闕
自來遴選衆所推服之人不以次序申乞陛差近年以來須自

訓練官差充准備將及二年陞副將副將及二年陞正將正將
及三年陞統領再及三年陞統制官切恐無以激勸士氣乞今

後兵將官有闕不以年限許令本司銓量人材膽勇過人能服
衆者保明申朝廷取旨差填從之將處禁旅延補本末見軍制門

七年虞允文乞移馬司於建康以為出師之漸乃以李顯忠為
都指揮使統馬軍屯馬元額三萬人

乾道初殿步司兵馬權以七萬三千人為額二年降旨馬司
以三萬人步司以二萬七千人

慶元二年殿前都指揮使郭景言南渡以來捧日天武已下權
以三千人為額今諸班直見管一千七百五十九人并新揀中

人共二千二百五十二人請立為定額詔依

大抵此一軍乃高宗所收諸將之部曲其殿前司則辛永宗
諸軍部曲而益以他軍也馬軍司則合王彥部曲而益以解

潛劉錡田盛之兵步軍司則本王彥所部之兵其軍校之制有殿前司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各一人諸班有都虞候都虞候指揮使都知副都知押班御龍諸班有四直都虞候本直各有都虞候指揮使都頭十將將虞候馬步軍有捧日四廂都指揮使管舊城裏左廂煙火及殿前司馬軍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管舊城裏右廂煙火及殿前司馬軍捧日天武左右廂各有都指揮使每軍有都指揮使都虞候每指揮有指揮使副指揮使每都有軍使步軍四都頭副兵馬使副都頭十將虞候承局押官其下有統制領正將副將同副將准備將同准備將之分推之侍衛司府禁軍皆如之中興制自殿前左右班御龍直骨朶直內殿直弓箭直弩直散直散指揮散都頭散祇候金槍銀槍班茶酒新班西一班殿侍東五班散直班二十四班為上軍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五

沈榮寫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六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兵考 郡國兵 鄉兵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詳見兵制門

秦始皇并天下列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

漢列郡王國侯國三者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太守典武職甲卒其在王國者則以內史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亦有相秩

比天子令長其郡國之兵必有虎符而後可發

齊王欲發兵誅諸呂魏勃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

武帝建元三年東甌告急上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召兵

郡國乃遣嚴助以節發會稽兵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助乃

斬一司馬諭指意遂發兵浮海救東甌 七國敗弓高侯詰

沈不為 陳漢刻

膠西王卬曰未有詔虎符擅發兵王其自圖之卬遂自殺公孫戎奴爲上黨太守發兵不以聞

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閼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負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

建武六年詔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法

七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悉還民伍

晉武帝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二軍兵三千人小

國一軍兵千五百人

太康元年既平吳詔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

唐制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析關中爲十二道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關中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南置府六十二河東道置府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南道置府凡十隴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凡六江南道置府凡二劍南道置府凡十嶺南道置府凡三共十道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名號而關中府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

高宗武后以來府衛之法寢壞變而爲彊騎彊騎變而方鎮之兵熾矣

詳見兵制門

林氏曰唐之府兵折衝都尉雖遙隸於諸衛軍城守捉實散在於諸道每歲季冬折衝將率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校習戰陣之儀步隊騎隊之有其制擊鉦伐鼓之有其節國無不習之兵然府兵六百三十四所以三百六十有一在關中固為重本計而諸道二百有餘分布錯置亦為防外設唐初相制之意非不善也夫何更代法廢諸府之籍不補折衝之將不遷見兵制及范陽之變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如入無人之境外兵蓋失於不補耳迨至諸鎮之兵共起討賊其後安史繼亂中國雲擾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者皆除節度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朝廷不能制而甘為姑息之政是以京師有變藩鎮亦驅兵而至朱李之徒相繼犯關唐祚遂以瓜裂此亦矯重外兵之失也嗟夫輕則盜賊

以乘隙重則收鎮以據兵為國者安可不權其勢歟

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為牙軍厚其給賜以自衛為腹心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歲久益驕橫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心惡之力不能制朱全忠之圍鳳翔也紹威遣軍將楊利言密以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誅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請陰許之及李公佐作亂紹威益懼復遣牙將臧延範趣全忠全忠乃發河南諸鎮兵七萬遣其將李思安將之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聲言擊滄州討其納李公佐也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卒全忠遣客將馬嗣勳實甲兵於橐中選長直兵千人為擔夫帥之入魏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皆不知疑庚午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攢是夕紹威帥其奴客數百與嗣勳合擊

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闔營燼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

宋太祖皇帝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詳見禁衛餘留本城其後開拓土宇中嚴紀律關防要害皆設屯戍漕輓營繕力役之任悉用土伍自乾德至于乾興召募增置名額漸廣凡所規畫盡為節制畿甸之內蕃服雖大不以加也邊防之地堡障雖小必有備也廂軍者諸州之鎮兵也各隸其州之本城專以給役內總于侍衛司而尚書兵部掌其政令一軍之額有分隸數州者或一州之管兼屯數軍其教閱者始號廂禁軍後皆以為下禁軍其給使於諸司者亦各以其事役屬焉○禁軍月奉五百以上者皆日閱習武技其三百以下有閱習或克役者戍川廣者不習其後詔諸道騎兵頗為長吏之所役

使失於教習自今止之禁軍殿前侍衛司分領禁廂軍總諸州騎兵之額四十八步兵之額百八十三又在京諸司之軍額有五分給畜牧繕修之役隸宣徽院州有屯兵者官給錢寔犒將校謂之旬設凡諸州置馬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馬軍有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步軍亦如之馬軍軍諸指揮各有指揮使副指揮使開寶中嘗置軍教練每都有使在指揮使上後廢軍使副兵馬使都頭副都頭廂軍頭十將將虞候承局押官置都監監押以領之歲時簡練焉下州及軍監但有牢城兵則軍校之職隨宜裁置其諸州都監監押止得典司軍旅及捕逐寇賊不許關預州縣政事屯駐禁軍將校凡帶遙郡令以審禮見長吏餘如統攝之儀其駐泊就糧禁軍將校見長吏如屯駐將校之禮

止齋陳氏曰自建隆二年以諸郡本城共百役淳化四年十一月宣

應馬通鋪兵士並於本城諸指揮內輪差候及二年替成平三年九月宣諸路本城兵士差直馬通鋪祇應內有般

家者今後並五年一替不般家者三年一替嘉祐元年九月二十七日立定州都著禮奏在城廂軍逐年抽上黃河執役并修葺倉營城池迎送官員檐擎往來又自官中不招添以乘人數轉少今來一名當著數人色欲權宜勾抽馬近鋪開刷人赴州驅使見或更戍他郡又按咸平三年二月得自淳化至嘉祐猶如此或更戍他郡又按咸平三年二月州本城兵士差在川陝泊遇郊賞如係屯駐泊及巡檢下即與同帶甲例逐人三貫歸營却同不帶例天禧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永州團練使錢惟濬奏諸州兵士差往邊上守把及於都同巡檢下捉賊及諸色役多是別指揮節級軍實部轄或有違犯未有明文元豐四年七月福建路閩丘奏巡檢下兵並是諸雜積諸指揮廂禁軍或屯駐客軍不諳本路山川道里差到年歲間稍能辨認道路人物又却替移元豐八年八月宣福建路東南第十將軍部軍六指揮年滿令差使臣往抽簡州威果四百五十九人道州威果四百五十一人辰州雄略三百八十八人鄂州懷恩三百五十一人林閣歸營見得咸平元豐猶更戍如此不但以逸民戶也所以勞苦其身遠離其妻子使習於南北風土之異而不得坐食於本營蓋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三司禁旅就糧州郡亦不得常坐食於京師

歸學指揮收管如及二一十人便通聞奏乞差使節級景德四年知福州陳象昇與奏駐泊許州射禁軍節級養候替換日赴京師送納皇祐三年宣差在京張軍虎翼第四指揮使唐興下五百二十二人宋興下三百二十人至福州提轄司知轄下州軍缺人防守緩急捉捕盜賊去處便仰量酌差撥應副以自列郡各置禁軍於是嚴差出上指揮甚多不可悉載

占破之令 慶曆三年十月十四日宣置定毅指揮即不得兵士不得差上綱及出外諸般功役其知州以下不得差占一名嘉祐四年八月宣置就糧禁軍以威果為額七年十月九日呂誨奏諸路提轉宣諭州軍存留兵士不得差出防護借請諸般虛占人數治平四年五月七日勅主兵之官冗占雜使法外重而壯城元豐三年四月十二日密斷仍令提轉覺察申奏

兵士大城五十八人崇寧作院熙寧元年置各置指揮由是五年五月置城壯指揮作院熙寧五年宣諸路教閱廂在軍禁旅無就糧者熙寧五年宣諸路教閱廂防托而廂軍亦升為禁軍不復戍役矣養兵之費徧天下虜人犯關無或能發一矢者以不守 藝祖舊章也

開寶八年發渭州平源潘源二縣民治城壕因立為保毅軍弓

箭手分置戍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死以親屬代蓋因周廣順之制周廣順中點秦州稅戶充保毅軍

止齋陳氏曰此所謂義軍也藝祖有志於民兵兵矣咸平五年始置營升為禁軍其後浸有點差之令而前朝名臣多言不便咸平五年五月命使臣分往邠寧環慶涇原渭隴有力者二萬人各本州置營升為禁軍號曰振武指揮既而帝曰邊防缺兵朝廷須為制置蓋不得已也候邊郡又寧即可銷弭咸平五年嘗於曹單宋毫汝穎間點集強壯五七萬人始降宣命只今在本城防守及至奏聞都數節便押赴京師見侍御史知雜事田錫奏康定元年差吳遵路等於河東點差強壯共一十四萬三千餘人冬而不精願防奪農事見河東轉運使文彥博奏慶曆元年宣差朝臣往陝西河東京東西路點差強壯弓手願充軍人分配宣毅保捷指揮謹列不便事件如左見知諫院張方平奏治平元年十一月差提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戶三丁之內刺一萬為充勇若果如此大為非便自寶元慶曆之間因趙元昊叛遂於三路人戶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三丁充鄉弓手及強壯尋將陝西一路鄉弓手韓琦為相嘗身歷手盡刺面充保捷指揮云云凡六奏西事留意兵政刺陝西義勇知諫院司馬光至六疏爭之

不聽已而新法行熙寧六年十月遂罷強壯弓箭手而行保甲海內騷然要之皆以刺配為軍失祖宗本意而非民兵不可復以臣愚見條約弓箭社如龐籍蘇軾則人情不擾而邊備修矣此今日所當講也

仁宗皇祐中京東安撫使富弼上言臣頃因河北水災農民流入京東者三十餘萬臣既憫其瀕死又防其為盜遂募伉健者以為廂兵既而選充壯者得九指揮教以武技已類禁軍今止用廂兵俸廩而得禁軍之用可使効死戰鬪而無驕橫難制之患此當世大利也詔以騎兵為教閱騎射威邊步兵為教閱壯武威勇分置青萊淄徐沂密淮陽七州軍征役同禁軍初弼請刺教閱字帝不許止加於軍額嘉祐四年復詔西路於鄆濮齊兗單州置步兵指揮六如東路法於是東南州軍多置教閱廂軍皆以威勇忠果壯武為號訓練如禁軍免其他役

英宗治平初遣使分募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民爲本城兵遇就糧禁軍闕卽選補又陝西州軍悉置壯城如河北以備繕完城壘之役蓋景祐中本城四十三萬八千逮治平三年乃五十萬矣總諸州本城教閱騎軍之額四步軍之額六不教閱騎軍之額三十有五步軍之額一百九十有五

河北河東神銳忠勇強壯 仁宗時神銳忠勇廢已久而忠順保毅僅有存者康定初詔河北河東添籍強壯河北凡二十九萬三千河東十四萬四千皆以時訓練自夏人逆命王師屢勦正兵不足乃籍陝西之民三丁選一以爲鄉弓手未幾刺充保捷軍爲指揮一下八十五分戍邊州及西師罷多揀放爲民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得二十九萬五千揀十之七爲義勇盡抄民丁增廣其數河東亦揀刺如河北法其後議者論義勇爲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束於

列郡遺其大用只以爲城守之備誠能令河北邢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臣分領以時閱習寇至卽兩路義勇翔集赴援使其腹背受敵則是河北三十餘所常伏銳兵羣胡何恃不恐朝廷下其議河北帥臣李昭亮等議曰昔唐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旣無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且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步兵冠於諸軍此則近代之顯效而或者謂民兵祇可城守難備戰陣誠非通論也但當無事時便分義勇爲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內亦搖動衆心恐非寓兵之術也姑今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陣遇有警得將臣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戰敵不可哉至於部分布列量敵應機遣用之地繫於臨時便宜亦難預圖况河北河東皆邊

胡之地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閱耳目已熟行固無疑詔如所議歲教閱以新舊籍并闕數聞

熙寧七年轉運判官黃好謙言河東強壯前已寢廢其募於河北者舊給唐泊河游之田力不足以耕重苦番教應募者寡請罷強壯以田募民耕母過兩頃蠲其賦以為保甲從之

陝西保毅

周廣順置開寶八年因之

詳見前

咸平初秦州極邊

上置千人分番戍守月給米冬賜衣五年點陝西沿邊丁壯充保毅凡得六萬千人給資糧與正兵分戍邊郡慶曆初悉刺為保捷軍唯秦州增置及三千人環慶保安亦各置籍時諸州總六千五百十八人為指揮三十一皇祐五年涇原都總管程勣上言陝西保毅近歲止給後州縣無復責以武技自點刺為保捷軍而家猶不免保毅之籍或折賣田產而所售之家以分數助役今秦州僅三千人又廢農業請罷遣詔自今敢私役者計

傭坐之其後詔買保毅田承名額者悉揀刺以為義勇

熙寧四年詔廢其軍

河北忠順

自太宗朝以瀛莫雄霸州乾寧順安保安定軍家戶

置凡三千人自陶河至泥姑海口九百里為二十六寨一百二十六鋪沿界河分番巡徼隸緣邊戰棹寨司自十月悉上人給糧二升至二月輪半營農慶曆七年夏竦建議與正兵參戍其後以多補亡者權放業農俟歲豐如故自後不復補

河北陝西疆人

咸平四年募河北民詣契丹道路勇銳可為

間伺者充強人置都頭指揮使無事散處田野遇虜入寇追集給器甲口糧食錢遣出塞偷斫賊壘能斬首級奪馬者如賞格虜獲財畜皆畀之慶曆二年環州亦募涅手背自備戎械并馬置押官甲頭隊長戶四等以下免役上番防守月給俸廩三年涇原路被邊城寨悉置環慶二州復有寨戶天禧慶曆間募置

番戍爲巡徼斥堠日給糧人賦田八十畝能自備馬者益賦田四十畝遇防秋官給噐甲下番隨軍訓練爲指揮六

河北河東強壯 自五代時瀛霸諸州已有之咸平三年詔河北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以上籍四爲強壯五百人爲指揮置指揮使百人爲都置正副都副二人節給四人所在置籍擇善騎射者第補校長聽自置馬勝甲者蠲其戶役五年募其勇敢團結附大軍爲柵官給鎧田景德元年遣使分詣河北河東集強壯借庫兵給糧訓練非緣邊卽分番迭教遇虜人寇悉集守城寇退放營農至康定初州縣不復閱習多亡其籍乃詔二路選補增廣爲伍保迭紉游手不業農及作奸者二十五人爲團置押官四團爲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爲指揮置指揮使各以階級伏事年二十係籍六十免取家人或他戶代之歲正月縣以籍上州州以籍奏兵部

按舉不如法者慶曆二年悉揀以爲義勇不預者釋之而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而強壯自此寢廢矣

河東陝西弓箭手 周廣順初鎮州諸縣十戶取材勇者一人爲之餘九戶資以噐甲芻糧建隆二年詔釋之凡一千四百餘人 景德二年鎮戎軍曹瑋言有邊民應募爲弓弩手者請給以閒田蠲其徭賦有警可參正爲前鋒而官無資糧戎械之費詔人給田二頃出甲士一人及三頃者出戰馬一疋設堡戍列部伍補軍置巡檢以統之其後郊延環慶涇原并河東州軍亦各募置慶曆中諸路總三萬二千四百七十四人爲指揮一百九十二 至和二年韓琦奏昔潘美患契丹數入寇遂驅旁邊耕民內徙苟免一時失備之咎其後契丹講和因循不復許人復業遂名禁地歲久爲戎人侵耕漸失疆界今代州寧化軍有禁地萬頃請如草城川募弓箭手可得四十餘千詔如其請條

視山坡川原地均給人二頃其租秋輸川地畝五升均原地畝三升毋折變科徭仍指揮卽擇山險爲社以居止備征防毋得擅役先是麟府豐州亦以開田募置人給屋貸口糧二石而德順軍靜邊寨壕外弓箭手尤爲勁勇夏人利其地數來爭朝廷爲築堡戍守至治平末河東七州軍弓箭手總七千五百人陝西十州軍并寨戶總四萬六千三百人 熙寧二年兵部上河東七郡舊籍七千五百今籍七千陝西十郡并寨戶舊籍四萬六千三百准秦鳳有寨戶 三年秦鳳路經略使李師中言前年築熟羊等堡募蕃部獻地置弓箭手迄今三年所募非良民初未嘗團結訓練竭力田事今當置屯列堡爲戰守計置屯之法百人爲屯授田於旁寨置將校領農事休卽教武技其牛具農器旗鼓之屬並官予置堡之法諸屯併力自近及遠築爲堡以備寇至寇退則悉出掩擊從之 五年趙高爲鄜延括地萬

五千九百頃募漢番弓箭手四千九百人帝嘉高能省募兵之費有詔褒賞 六年詔熙河路以公田募弓箭手其旁寨民強勇願自占田出租賦聯保伍或義勇願募或民戶願受番部地者聽中書條例司乞五路弓箭手寨戶除防托巡警及緩急邊事許差發外若修城諸役卽申經略司如敢擅差及科配和顧並論違制罪從之 八年環慶路經略使范純仁言舊陝西勅弓箭手百姓不許典買租賃蕃部田土臣今體訪環慶諸州城寨熟戶昨因災傷多以田土典賣與番部切恐旣賣盡田土則無顧戀之心詔依舊勅 元豐四年涇原路經略司言本路弓箭手闕地九千七百頃渭州隴山一帶川原曠地四千餘頃可募弓箭手二千餘人或不願應募乞收其地入官從之 六年鄜延經略司言弓箭手於近裏縣置田兩處立戶及四丁以上乞取一丁爲保甲一丁爲弓箭手有二丁至三丁卽且令充

弓箭手詔保甲願充弓箭手者聽其見役弓箭手與當丁役毋得退就保甲陝西河東亦如之 八年殿前副都指揮使劉昌祚奏根括隴山地凡一萬九百九十頃招置弓箭手人馬凡五千二百六十二人騎賜敕書獎諭

紹聖元年樞密院言熙河等路經略司奏本路弓箭手以戰功補官者遺歸所屬差使仍以其地令親屬承刺如無召人承之崇寧元年樞密院勘會陝西五路并河東自紹聖開斥以來疆土至廣遠者數百里近者不減百里罷兵以來未曾措置田多膏腴雖累降詔置弓箭手類多貧乏或至逃亡州縣鎮寨汚吏豪民冒占沃壤利不及於平民且並緣舊疆侵占新土今遣官分往逐路提舉措置應緣新疆土田分定腴瘠招置弓箭手推行新降條法舊弓箭手如願出佃新疆亦仰相度施行詔湯景仁河東路董采秦鳳路陶節夫環慶路安師文鄜延路並提舉

弓箭手

大觀二年詔罷提舉弓箭手

四年詔復置提舉弓箭手

箭手以武臣爲之以前所置文臣皆養安不能親詣極邊衝冒寒暑經理番地故也 三年提舉河東路弓箭手司奏本司體訪得沿邊州軍逐處招置弓箭手多將人戶舊用工開耕之地指射剗奪其舊佃人遂至失業且所出租僅比佃戶五分之一於公私俱不便今欲乞應係官莊屯田已有人租佃及五年者並不在招置弓箭手請射之限其河東路察訪司初不以邊防民兵爲重姑息佃戶致有此弊欲乞應熙寧八年以前人戶租佃官田並先取問佃人如願投刺弓箭手每出一丁許依條給見佃田二頃五十畝充人馬地若不願充弓箭手及出外尚有請占不盡地土卽拘收入官從之 提舉熙河蘭湟路弓箭手何灌申漢人買田尚多比緣打量其人亦不自安首陳已及一千餘頃若招弓箭手卽可得五百人若納稅租依條每畝三斗

五升草二束一歲之間亦可以得米三萬五千石草二十萬束
今相度欲乞將漢人買置到蕃部土田願為弓箭手者兩項已
上刺一名四頃以上刺兩名如願者依條立定租稅輸納其巧
為影占者重為禁止從之七年三月詔熙河鄯湟自開拓已來
疆土雖廣而地利悉歸屬羌官兵吏祿仰給縣官不可為後計
仰本路帥臣相度以錢糧茶絲或以羌人所嗜之物與之貿易
田土田土既多即招置弓箭手入耕出戰以固邊圉 靖康元
年臣僚上言陝西恃弓箭手為國藩籬舊隸帥府比年始置提
舉司其提舉官務多取數目以為功將舊人已給田分擘招刺
新人貪賞欺蔽遂至選練不精法制浸壞乞罷提舉司復立帥
司其以分擘弓箭手田土依舊改正撥還招到新入依條別給
地庶得均濟從之 河北河東陝西義勇 慶曆三年選河北
河東強壯并抄民丁湟手皆為之戶三等以上置一當稅錢二

千三等以下官給各營於其州歲教練給俸廩犯罪斷比州軍
下番比強壯 治平元年詔陝西民除商號二州餘悉義勇凡
主戶家三丁選一年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以五百人為指揮
置將領詳見兵制門又詔秦隴儀渭涇原邠寧環慶鄜延十二州義
勇遇召集防守日給米二升給醬菜錢三百蓋慶曆初河北路
總十八萬九千二百三十一人河東路總七萬七千七十九人
陝西路治平初總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

熙寧元年樞密使呂公弼請以河北義勇每指揮揀人材少壯
事藝精強者百人為上等手背添刺上等二字從之 帝言義
勇可使分為四番出戍呂公弼曰湏先省得募兵乃可議此王
安石曰計每歲募兵所死亡之數乃以義勇補之可也陳升之
欲令義勇以漸戍近州兩府共議或以為令一月一番或以為
一季一番且今近戍文彥博等又言難使遠戍安石辨之甚力

兵部上陝西河南河東義勇數陝西路二十六郡舊籍十五萬三千四百益以環慶延州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總十五萬六千八百為指揮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三郡舊籍十八萬九千二百今籍十八萬六千四百為指揮四百三十而河東二十郡自慶曆後總老萬七千為指揮一百五十九凡三路義勇之兵總四十二萬三千九百人 三年涇原經略使蔡挺言欲以涇渭儀原四州義勇分五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十月罷防春以正月十五上三月罷周而復始詔從之行於諸路判延州郭達言陝西起發義勇赴緣邊戰守今後並令自齎一月糗糧折本戶稅賦若不能自備則就所發州軍預請一月口食從之知永興軍司馬光極言分義勇四番於沿邊屯守以為挑敵勞人虛費糧餉於是永興一攻即獨得免

六年詔永興軍河中府陝解同華廊延丹坊邠寧環耀十五州

軍各依元刺義勇外商號保安軍並止團成保甲 八年諸路義勇總二十四萬七千五百人 元豐四年蒲宗孟言乞開封府五路義勇並改為保甲自此以次行於諸路義勇寢銷皆聯為保甲云 陝西護塞 慶曆元年募土人熟山川道路曉蕃情善騎射者涅臂充二百人為指揮自備戎械就鄉閭習武技季一集州閱教無事故營農月給藍茗有警召集防守即廩給之母出本路

麟州義軍 與弓箭手略同而不給田康定元年詔麟府州募歸業人增補俾耕本戶故免其租稅 荆湖義軍土丁弩手 不見初置之始北路辰澧二州南路全邵道永四州皆置蓋溪峒諸蠻種類滋熾保據巖嶮或叛或服控制陬落須其土人故置是軍皆選自戶籍蠲免徭賦番戍寨柵大率安其土風則罕嬰瘴毒知其區落則可制狡獪其校長

則有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指揮使副指揮使都頭副都頭軍頭頭首採斫招安頭首十將節級皆叙功遷補使相綜領施之西南寔代王師有禦侮之備而無饋餉之勞其後荆南歸峽鼎柳衡桂陽亦置慶曆二年北路總萬九千四百人南路總五千一百五十八人番戍諸寨或以歲或以季或以月上番人給口糧有功遷補自都副使指揮使歲給錦袍月給食錢指揮使副指揮使給紫大綾綿袍都頭以上率有廩給

熙寧初籍其數凡一萬五千人 六年諸路行保甲司農寺請令全邵二州土丁弩手共爲保甲立保正保長以統之 元祐七年湖南路鈐轄謝麟請以邵陽武岡新化等縣中等以下戶選充土丁弩手與免科役七年一替排補將級不拘替放年分作兩番邊寨防拓不得募人如有私役依私役禁軍敕論從之政和七年募湖北辰沅澧州土丁爲刀弩手授以閑山散居邊

境教以武藝其隸于籍者至九千餘人靖康初全軍調發前住東援太原陷於虜存者僅千五百人 建炎二年罷之 紹興

六年命招募以三千五百人爲額 淳熙三年敕募人教閱犒賜如禁軍例然刀弩手舊田諸郡已收爲省計有司雖募人爲之往往無田可給但虛立姓名以應命又土人多憚點集甚患苦之李燾張拭力言其不便拭請用覓數委提刑躬行點檢候有田設官始令招足元額燾復言如此則提舉刀弩一司又當復置而欲冒賞者必至橫沒民田爲害滋大不若以見點數爲準專委守臣寬以歲月令招及從之湖南鄉社舊制領以鄉豪有彈壓緝捕等名大者統數百家小者亦二三百家由潭連道英韶郴桂皆置 淳熙七年言者奏鄉社之擾請罷之帥臣辛弃疾言鄉社皆處深山窮谷中忠實狡詐色色有之不可盡罷欲擇其首領使大者不過五十家小者減半屬之縣尉從之

夔州路義軍土丁壯丁 州縣籍稅戶充或自溪峒歸投分隸
邊寨習山川道路遇蠻入寇遣使襲討官軍但據嶮策應之其
校長之名隨州縣補置月給衣糧犒賜有差有功者以次遷
熙寧初詔除防托巡警外敢擅差役及科配和顧並科違制之
罪

施黔思三州義軍土丁 總六千三百六十五人隸都巡檢司
施州諸寨有義軍指揮使把截將寨并土丁總一千二百八十
一人壯丁六百六十九人又有兩路巡防殿侍兼義軍都指揮
使指揮使都頭十將押番寨將黔州諸寨有義軍正副指揮使
兵馬使都頭寨將把截將并壯丁總千六百二十五人思州洪
杜彭水縣有義軍指揮使巡檢將寨糧理旁頭把截部轄壯并
壯丁總千四百二十二

渝州懷化軍濠州江津巴縣巡遏將 皆州縣調補其戶下率

有子弟容丁遇有寇警一切責辦主戶 治平元年詔懷化軍
濠州巡遏把截將歲支料鹽襖子湏三年其地內無寇警乃支
三年一比如有失縱或致獠寇五次即罷給有勞者增之仍使
分地戍守

涪州義軍 舊無之嘉祐中始補賓化縣夷人為義軍正都頭
副把截將小節級其請給節制大率如渝濠

廣南西路土丁 嘉祐七年籍稅戶應常役外五丁點一為之
比得三萬九千八百人分隊伍行陣習槍鏢牌州縣以時按閱
紹興八年廣西經略胡舜陟言數十年來武備弛廢土丁老弱
混雜嘗乞只就鄉村教習不分番入州縣已得朝旨於諸縣
逐鄉置教場自十一月起 至次年正月罷教輪差縣官檢點
今以一路人數計之土丁 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人保丁七萬
六千一百五十九人若帥臣不變易更一二年必為精兵詔依

乾道二年詔土丁邕宜雅等州籍定姓名年甲年五十則汰別

選戶丁替保丁則每戶一名土丁皆父兄弟皆在共數廣南東

路槍手後以州縣因教閱之時拘留重役下今禁止嘉祐六年廣惠梅潮循五州以戶籍置三等上免身役

四等以下免戶役歲以十月集縣教閱治平元年詔有關即

招補招補不足選本鄉有武技者充

熙寧元年詔廣州槍手十之三教弓弩手是歲會六郡槍手為

指揮四十一總一萬四千七百有奇六年詔戶四等以上有

丁三者以一為保甲每百人為一都五都為一指揮輪番教閱

九年兵部廣東五郡槍手請籍主戶弟以上丁壯無過舊額一

萬四千之數餘以為保甲奏可

邕州溪峒壯丁治平二年廣西安撫司集左右兩江四十五

溪洞知州峒將各占隣迭為救應仍籍壯丁補校長給以旗號

峒以三十人為一甲置節級五甲置都頭十甲置指揮使五十

甲置都指揮使總四萬四千五百人以為定額各置器械遇有

寇警召集之二年一閱察視器械有老疾并物故名闕避少壯

者填三歲一上其籍

熙寧中王安石言募兵未可全罷而民兵可漸復至於二廣尤

不可緩今中國募禁軍往戍南方多死陛下誠移軍職所得官

十二三鼓舞百姓豪傑使趨為兵則事甚易成於是蘇絨請訓

練二廣峒丁以利祿勸獎使勤於閱習從之十年樞密院請邕

欽峒丁委經略司行下訓練第為三等軍功武藝出眾為上蠲

其徭役人材趨捷為中蠲其科配餘為下邊盜發則酋長相報

率族眾以捍寇元豐元年經略司請集兩江峒丁為指揮權

補將校奏可其後又增置都巡檢使兩貢五年詔廣南保甲

如戎濫故事自置裹頭無刃槍竹鏢排木弓刀蒿矢習武技遇

捕盜則官給器械六年廣西提點刑獄彭次雲言邕苦瘴癘

請量留兵更戍用峒丁以季月番上給禁軍錢糧詔從之議者謂若以代正兵恐妨農請計戍兵三之一代以峒丁季輪二千赴邕州肄習武事制可 大觀二年八月詔熙寧團集左右江峒丁十餘萬衆自廣以西賴以防守今又二十萬衆來歸已令依左右江例相度聞奏及所條法入熙河蘭湟秦鳳路救施行紹興四年廣東宣諭明彙言邕州有左右江峒丁本防交趾比年點差赴桂州防拓其峒官及親屬及本戶丁夫未嘗被差科率錢糧擾之無所不至乞行下經略司應峒丁土丁各仰本處防守無得調發詔依

河北弓箭社 河北舊有之 熙寧三年知定州滕甫言中國夷狄之兵常患多寡不敵蓋中國兵有定數至於平民則數不使知戰夷狄之俗人人能戰舉國皆兵此其所以多勝也今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獵射人習慣使利與夷

人無異欲乞下本道逐州縣並令募諸色公人及城郭鄉村百姓有武勇願習弓箭者自爲之社每歲之春長吏就閱試之北人勁悍緩急可用從之 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上言欲將河

北弓箭社照河東陝西弓箭手例官給田以供車馬事

詳見兵制門

宣和七年臣寮言京東西兩路昨因提刑梁楊祖奏請勸誘民戶充弓箭社原立法之意不過使鄉民自願入社者閱習武備爲禦賊之具爾奈何邀功生事之人唯以入社之民衆多爲功厚誣朝廷而歛怨于民督責州縣急於星火取五等之籍甲乙而次之家至戶到追胥迫脅悉驅之入社更無免者法始行於西路西路旣已冒受厚賞於是東路憲司前後論列誕謾滋甚近者東路之奏以數計至二十四萬一千七百人又奏武藝優長一十一萬六千餘人且云比之西路僅多一倍陛下灼知其不然雖命帥臣與廉訪使者覈實彼安肯以實聞乎今東路憲

兵部題
文南通考卷百五十一
司官屬與登淄兩州當職官坐增秩者幾二十人而縣令佐不及焉不知出入阡陌間勸誘者誰歟此其誕謾可知矣審如所奏有被甲執兵之民數十萬按閱有方則山東之寇何至累月淹時未見殄滅哉則其所奏二十四萬與十一萬殆虛有名不足以捍賊明矣大抵因緣追擾民不堪其勞則老弱轉徙道路強壯起為盜賊此亦致寇之一端也近者仰賴陛下遣將出師授以方略又命近臣持詔撫諭至於發內庫之藏轉淮甸之粟以賑給之寬免其稅租蕩宥其罪矣丁寧纖悉罔不曲盡方將歸伏田畝以為遷善遠罪之民詎可以其所甚病擾之邪且私家有兵器在律之禁甚嚴三路保伍之法雖於農隙以講武事然猶事畢則兵器藏於官府今弓箭社一切兵器民皆自藏於家不幾於借寇也哉均陛下斷自聖心罷京東弓箭社之名所藏兵器悉送之官使民得免非時追呼迫脅之擾以安其生庶

兩路緣弓箭社推恩者並追奪改正首議之人重賜黜責後來奏請誕謾亦乞特賜施行庶幾羣下悚懼不敢妄進曲說以肆其姦實今日之先務也詔並依奏梁楊祖落職其禁兵器令安撫司並拘入官弓箭社人依已降指揮放散 建炎元年六月河北京東巡社鄉民結集以禦金賊詔以忠義巡社為名隸安撫司後樞密院立法募鄉民為之以忠義強壯為名每十人為一甲設甲長隊長部長社長都正於鄉井便處劄寨以時按試不得非時追擾

川陝土丁 熙寧七年經制瀘江夷事熊本募土丁五千人入夷界捕戮水路大小四十六村蕩平其地二百四十里募民墾耕聯其屬夷以為保甲 政和六年瀘南安撫使孫義叟奏邊民冒法買夷人田依法盡拘入官招置土丁子弟見招到二千四百餘人欲令番上從之

福建路槍仗手 元豐元年福建轉運使蹇周輔廖恩為盜以槍仗手捕殺乃有冒為槍仗手之人乘賊勢驚擾村落患甚於恩詔犯者刺配仍額定槍仗手人數以歲閱集依保甲法隸提刑司有保長保正具教閱捕盜食直等令總一萬二百人有奇聽自置兵械寄於官遇捕盜乃給 元祐元年御史上官均言槍仗手老弱不閑武技者十七八監司按試多克期呼集既至往往代名充數冒賞徒有呼集之勞而無校試之實如未欲罷乞重行考覈

靖康元年臣僚言天下步兵之精無如福建槍仗手出入輕捷馭得其術一可當十乞選官前去召募從之 建炎三年六月詔令福建初募槍仗手五千人專一備東西捕盜每百人差部轄一名有功先次借補武進校尉 紹興五年福建帥司乞將福建繫籍槍仗手並行蠲放從之

江西槍仗手 熙寧七年詔籍處汀漳三州鄉丁槍仗手以制置盜賊司言三州壤界嶺外民喜販鹽且為盜非土人不能制故也 元豐二年詔處州槍仗手五百三十六人撫州建昌軍鄉丁開軍槍仗手各千七百七十八人每定額每歲農隙按閱武藝以備姦盜 七年兵部言江西槍仗手以八千三十五人為額

河東陝西勇敢効用 亦募兵也 涇原路經略使蔡挺言涇原勇敢三百三十四人季一點閱校其騎射能不升除補有功者以為隊長募極邊塞博軍子嘗歷戰陣者補其闕益募熟戶蕃部以為蕃勇敢凡一千三百八十八人騎一千一百九十四人詔諸路如挺請施行之 六年樞密院言勇敢効用皆以材武應募從軍廩賜既優戰馬戎械之具皆出公上平時又得以家居以勞効賞者凡四補而至借職校弓箭手減十資淹速相

兵部國 文獻通考卷二百五十六 十六 世宗

遠甚非朝廷第功均賞之意請自今河東鄜延秦鳳環慶熙河
路各以三百涇原路五百爲額第一等步射弓一石一斗馬射
弓九斗奉千錢第二等以下遞減一斗奉七百至五百季首閱
試於經略司射親及野戰中者有賞全不中者削其奉次季又
不中者罷之戰有功者以八等定賞一給公據二以爲隊長三
守關中將四軍將五殿侍六三班借差七差使八借職其弓箭
手有功亦以八等定賞一押官丞局二將廬將十將三副兵馬
使軍使四副指揮使五都虞候六都指揮使七三班差使八借
職卽以闕排連者次遷如令詔可仍頒之諸路

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羗戎
種落不相統一保寨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鳳涇
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隰鄜府其大首領爲都軍主司帳以上
者爲軍主其次爲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俸給有差

康定二年陝西體量安撫使王堯臣言涇原路熟戶萬四百七
十餘帳帳之首領各有職名曹瑋帥本路威令明著常用之平
西羗其後邊備稍懈守將惟務姑息寔成驕黠自元昊反戎軍
及渭州山外皆被侵擾近界熟戶亦遭殺虜蕃族之情量重酬
賽因此疊隙激怒之可復得其用請遣人募首領願效用者籍
姓名并士馬之數及千人聽自推有謀勇者一人授以班行及
巡檢之名使將領出境破蕩生戶所獲財畜官勿檢覈得首級
及傷者給以賞物仍依本族職名補遷及增俸錢詔如所請慶
曆二年知青澗城种世衡奏募蕃兵五千涇右虎口爲忠勇字
隸折馬山族上封者因請募屬戶給禁廩賜使戍邊悉罷正兵
下其章四路安撫使議環慶路范仲淹上言熟戶戀土田護老
弱牛羊遇賊力鬪可以藩蔽漢戶而不可倚爲正兵大率蕃情
點詐畏強凌弱常有以制之則服從可用如去正兵必至驕蹇

又今蕃部都虞候至副兵馬使俸錢止七百至三百悉無依廩若長行遽得禁軍奉給則蕃官必生微望况歲罕見敵何用長與廩給且錢入熟戶部族資市羊馬青鹽轉入河西亦非策也以臣所見不若遇有警旋以金帛募勇猛禦賊為便議遂格

治平二年詔陝西四路駐泊兵馬鈐轄梁寔等各管勾本路蕃部團結強人壯馬預為經畫寇至則令老弱各有保存之所仍諭寔等往來族帳受其牒訴伸其屈抑察其反側者羈縻之勿令猜阻以萌邊釁寔等至蕃部召酋領稱詔犒勞責以銀帛城寨兵馬計族望大小分隊伍給旗幟使合繕堡壘人置器甲以備調發仍約不如令下不集押隊首領以軍法從事 秦鳳路

寨十三強人四萬一千一百九十四壯馬七千九百九十一 鄜延路軍城寨十蕃兵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五官馬二千三百八十二強人六千五百四十八壯馬八百十 涇原路鎮寨

城寨二十一強人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六壯馬四千五百八十六為百十甲總五十五隊 環慶路鎮寨二十八強人三萬一千七百二十三壯馬三千四百九十五總一千一百八十二隊

治平四年郭達言秦州青鷄川蕃部願獻地請於川南牟谷口置城堡寨募弓箭手以通秦州德順二州之援斷賊入寇之路 閏三月收原州九寨蕃官三百八十一人總二百二十九族七

千七百三十六帳蕃兵萬人馬千疋是歲罷四路內臣主蕃部者選逐路陞朝使臣諳練蕃情者為之 熙寧元年議者謂熟

羌乃唐設三使所統之党項也自遷賊不臣種落叛散分寓南北為首領者父死子繼兄死弟襲家無正親則又推其旁屬之強者以為族首多或數百雖族首年幼第其本門中婦女之令亦皆信服故國家因其族以為法其大首領上自刺史下至殿侍並補本族巡檢次首領補軍主指揮使下至十將第受廩給

歲父客族帳混淆莫紀康定中嘗遣將借籍之今踰三十年主家或以累降失其先職族首名品而客戶或以功使臣軍班超處主家之上軍興調發有司惟視職名使號令其部曲而衆心以非主家莫肯爲用請自今番官身歿秩高者子孫如例降等以爲本族巡檢其旁邊能悍賊者給奉遠邊者如舊制限以歲月其已降等或三班差使殿侍身歿無等可降者其子孫不降充軍主指揮使者卽以爲殿侍如此則本族蕃官名品常在或其部曲立功當任官者非正親毋得爲本族巡檢止增其奉其軍主至十將祖父有族帳兵騎者子孫卽承其舊限年受廩給極邊及立功者不用此令如此則熟羗之心皆知異日子孫不失舊職世爲我用矣從之 五年王韶初納公邊蕃部自洮河武勝軍以西至蘭州馬岬山洮岷巖巖等州凡補蕃官首領九百三十二人首領給餼錢蕃官給奉者四百七十三人月計費

錢四百八十餘緡得正兵三萬族帳數千時詔拓熙河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之衆漸推之法變其夷族然詔所募勇敢士九百餘人耕田百頃坊三十餘所部蕃旣得爲漢而其俗又賤土貴貨漢人得以貨與蕃部易田蕃人得貨兩得所欲而田疇墾殖通番漢爲一其勢易以調御請如諸路以錢借助收息又捐百餘萬緡養馬於蕃部且什伍其人獎勵以武藝使其人民富足士馬強盛奮而使之則所向可有功蕃部初附如洪荒之人唯我所御而已 七年詔言討平河州叛蕃闢土甚廣已置弓箭手又以其餘地募番兵弓箭手每寨三指揮或至五指揮每指揮二百五十人人給田百畝以次蕃官二百畝大蕃官三百畝仍募漢弓箭手爲隊長稍衆則補將校暨蕃官同主部族之事其番弓箭手並刺蕃兵字於左耳以防漢兵之盜殺而效首者詔如其請 八年五月詔季承之參定蕃兵法十一

月詔選陝西蕃兵丁壯戶九丁以上取五六取四五取三三取二二取一並年二十以上涅手皆毋過五丁每十人置十將一五十人置副兵馬使一百人置軍使一副兵馬使一二百人置軍使一副兵馬使三三百人置副指揮使一軍使二副兵馬使三四百人加軍使一副兵馬使一五百人又加指揮使一副兵馬使一過五百人每百人加軍使一副兵馬使一卽一族三十人以上亦置副兵馬使一不及二十人止置十將月受俸仍增給錢指揮使二千五百至十將有差

熙河等路制置使李憲言漢蕃兵騎雜為一軍語言不通居處飲食悉不便利昔李靖以蕃落自為一法請釐蕃漢為兩軍相參號令軍事從之 元祐元年臣僚言舊制諸路蕃官不問官職高卑例在漢官之下所以尊中國制夷狄也行之既久今忽更制蕃漢官非相統轄者並依官序相壓卽邊上使臣及京職

官當蕃官之下者十有八九非人情所堪且夷狄兇驕豈可輒啓宜悉依舊制並列漢臣之下從之

神宗熙寧二年詔諸揀不任禁軍者降充廂軍不任廂軍者免為民詳見兵制門

七年分天下兵為九十二將各總其兵詳見兵制門

樞密院言京城役兵不足歲取於諸路而江淮兵每饑凍道斃相屬略計歲所用外軍七千人調發增給不貲請募東西八作司壯役指揮諸司雜犯罪人情輕者並配隸以次補雜役効役代諸路役兵從之又言諸路廂軍名額猥多自騎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其間因事募人團立新額或因工作權酷水陸運送通道山險橋梁郵傳馬牧堤防堰埭若此者事在而名未可廢及剽負直牢城皆待有犯配隸之人壯城專治城隍不給他役別為一軍而教閱廂庫亦自為額請以諸路不教閱廂

軍併爲一額餘從省廢其移併如禁軍法奏可遂下諸路轉運司以州大小高下爲序始自某州爲第一指揮差次至某州凡爲若干指揮每指揮毋過五百人

自五代無政凡國之役皆調於民民以勞敝宋有天下悉役廂軍凡役作工徒營繕民無與焉故天下民力全固至今遵之

元豐四年詔升南京青鄧鄭曹齊濮州有馬教閱廂軍及真定北寨勁勇環州下番落未排定指揮並爲禁軍

河北路騎軍之額自騎射而下十有一步軍之額自奉化而下二十有六並改號曰崇勝凡爲一百一十二指揮總二萬九千二百七十人

河東路騎軍之額自威邊而下二步軍之額自左衙而下十有八並改號曰雄猛凡爲五十二指揮總一萬二千四百一十人

陝西路騎軍之額自騎射而下有六步軍之額自左衙而下二十有九並改號曰保寧凡爲一百一十一指揮總一萬五百六十二人

京東路騎軍之額自騎射而下有三步軍之額自左衙而下十有七並改號曰奉化凡爲五十四指揮總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五人

京西路騎軍之額自騎射而下六步軍之額自奉化而下二十有五並改號曰勁武凡爲四十五指揮總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五人

淮南路騎軍之額自威邊而下六步軍之額自左衙而下二十有七並改號曰寧淮凡爲一百二指揮總四萬二千二百八十五人

兩浙路步軍之額自捍江而下三並改號曰崇節凡爲五十一

指揮總一萬九千人

江南路騎軍之額棟中騎射一步軍之額自効勇而下五並改號曰効勇凡為五十三指揮總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人

荆湖路騎軍之額自騎射而下三步軍之額自左衛而下二十並改號曰宣節凡為四十四指揮總一萬二千三百人

福建路步軍之額自水軍而下三並號曰保節凡為三十三指揮總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人

廣南路騎軍之額自靜山而下二步之額自水軍而下十並改號曰清化凡為八十二指揮總一萬二千七百人

四川路步軍之額自開遠而下十並改號曰克寧凡為一百一十一指揮總二萬三千四百人

元符元年九月詔罪人應配五百里以上皆配陝西河東充廩軍

會布白帝曰此漢徙罪人以實邊之遺法也

政和二年中衛大夫童師敏奏切見東南州郡例闕廂軍凡有役使並是逐急和顧於理未便欲望旨揮諸郡守臣并提刑司措置招填數足免逐急顧人之費從之

高宗紹興二年詔戍兵於本州知通依階級法

言者請今後統兵官經由州縣如屯駐法從之

中興後熙寧所置將兵在東南者纔十三將淮南東路第一淮西路第二兩浙西路第三浙東路第四江南東路第五江西路第六荆湖北路第七湖南路第八而全邵永三州準備廣西應援第九福建路第十廣南東路第十一廣西路桂州第十二邕州第十三

慶元令諸廂軍隸尚書兵部因事立名者隨事所屬

如清務隸兵部

作院錢監隸工部

河清橋道廣濟隸水部

部青石場隸造務司

竹監隸庫部之類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四川廂軍二萬九百七十二人禁軍二萬七千九百九十二人土兵一千八百三十六人官軍義

士二萬六百五十二人興元府興洋州大安軍保勝金忠勝文忠勇軍

階成西弓箭手西和良家子共六千三百九十九人民兵保甲五萬五千一百七十人關外凡民兵優恤之制義士忠

勝軍免家業錢百五十千至二百千止一家雙名則忠勇軍則階州免家業錢馬軍二百三十千成州免稅賦馬軍二頃

項西河鳳州皆免租馬軍六百九千其更戍則月給糧

人七斗有半惟忠勇軍更戍保勝軍亦免家業自五千至弓箭手則

給官田馬軍二頃半此其大較也大率西蜀大軍廂禁軍民

兵保甲總二十三萬三百六十四人仰給縣官者十四萬餘

人而民兵保甲不仰給者八萬餘人此乾道之籍也淳熙以

後土丁亦有仰給者別出于後成都禁軍謂之飛山軍驕懦

土豪建炎四年臣寮言朝廷近起鄉兵防江召募土豪乞責

守臣止使各保鄉井詔依仍詔各聽本州縣守令節制將來防

托無虞當議推恩紹興四年十一月密院言浙西沿江見在

土豪民兵無補事功詔存留強壯餘並放散

八字軍河北土人也建炎初王彥為河北制置使聚兵太行山

皆涅其面曰誓殺金賊不負趙王故號八字軍二年上命范

瓊往山東擊虜瓊請彥與俱已而彥以疾留真州瓊并將其兵

瓊誅復以兵還彥時彥為御營都統制既而彥以八字軍隨張

浚宣撫川陝六年彥召為行營前護復軍都統制以所部八字

守將八字軍以行至順昌會金人兀朮入寇錡大敗其師 十
一年復還姑孰七月錡罷為荆南帥其眾復還臨安府今侍衛
馬軍皆其子孫也

義兵 紹興十年密院言公淮制使劉錡申陳蔡兩州團結鄉
兵保聚委是忠義今以朱昌臧成充義兵將領團集詔依 三
十一年淮南官莊兼義郎陳順忠訓郎車定方糾集義兵九百
人自備器械不支官俸可以守禦詔各轉官資 乾道四年參
政陳俊卿言兩淮民兵乞令諸州以戶口多寡三丁取強壯一
名籍為義兵於農隙授之弓箭教之戰陣給以錢糧詔依
夔路義兵 紹興末帥臣李師顏於夔州三縣保甲中選置立
七資職以分上下邑軍名團結初議摘禁軍時梁山守臣言夔
環萬山民勇過於正軍乃募鄉方元額三千四百餘人師顏既
去軍無紀律大抵夔路恭涪忠萬四州皆有義軍額或數千而

施黔有勇敢及思珍田楊等家丁悉驍勇皆鄉兵云

義士 紹興元年興元府帥王庶以富平兵敗後籍興元諸縣
良家子弟兩丁取一與免下戶物力錢二百千每二十人為一
隊號曰義士以縣令為軍正尉副之守臣提舉不半年有兵數
萬教閱有方則令尉改秩張浚言于朝其後合梁洋大安三郡
至萬三千人軍勢遂張三十一年戰于大散關驅在軍前為虜
人所敗僅存六千人 乾道元年悉罷之除籍放散其眾 三
年四川宣撫虞允文言興洋大安軍見管義士二萬六千一百
四十人訓練有功效乞移皇甫侗於興元軍專一教閱從之
民兵 建炎三年御營參議官柳約奏準旨沿江地分須是民
兵每五十人為一隊有長副以田括丁一戶抽一丁五丁抽二
丁官戶不免輕重不等科擾太重乞量立刑賞委官檢視如有
老弱則令舉劾詔依 六年詔立兩淮民兵賞格淳熙十四年

九月令湖北京西措置民兵三丁取一

弓箭手

建炎元年赦應諸路蕃漢弓箭手合該承襲人因差

使出入事故陳乞違限限百日自陳承襲 紹興九年京城副

留守郭仲荀乞將京城外閑地依陝西沿邊例招弓箭手種蒔

詔依 十年詔據見田招刺不拘舊額

黎雅州土丁 集沿邊農人火甲戶為之蓋唐雄邊子弟之遺

法舊無行陣軍伍但以甲頭總之 祖宗以來弛酒禁免征役

凡優恤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黎州自乾道七年邊釁之後始置

寨將押隊旗頭之類略寓軍制每歲農隙時官給口食教之武

事舊制凡千人淳熙三年祿粹父直閣為首請倍其數又以等

級籍其少壯者月給以錢九年春言者乞下黎州別立優恤土

丁之目守臣龔總始奏以五十二人為一隊每邊二十隊計千

四十人三邊共三千一百二十人置教場四十九所是時三邊

土丁之籍實為五千一百二十六人而東南邊防北一千七

百八十七西南邊防北吐蕃一千三百九十一正西邊防北五

一千九百四十八凡上等一千五百九十九人歲費錢三萬八

千三百七十有六緡每人月給一千遇閏年歲總而戍兵不與

議者謂土丁粗有軍律統紀且熟知夷人情偽地形險阻其寔

可用為鄉導守邊鎮言者乃乞將黎雅二州依利路義士法措

置留丞相為制置使遣屬官馮傳之往二州共議各州選二千

人上等六百為點集之丁月給錢三千五百次等千四百為居

守之丁月給錢千兩郡歲費錢共八萬七千六百緡而教閱之

費不與焉時淳熙十年矣嘉定土丁者惟峨眉犍為二縣有焉

自熙豐以來峨眉入寨千四百八十人犍為五寨之籍二百七

十五官既無以給之而又多為寨官所剋剝紹興十三年有言

於都鈐轄司者謂宜教試而優恤之時方諱兵迄不能用也威

茂州亦有土丁各州二百威州之丁月給米三斗騎捷可用夷人亦畏之茂州之丁半市人無月給半有為夷人庸耕者蓋二郡皆斗入夷腹中無省地茂州每合教則土丁悉從夷人假衣甲器械以為用事已復歸殊為文具

把截將 紹興二十七年夔路安撫使奏南平軍夷透漏入恭州舊以土丁為把截詔帥臣相度請以清溪寨主戶逐名家業錢多少均定合置土丁二百名內選材勇為把截將依例支破請受從之

保勝 紹興六年密院言金均房三州保甲後稱保勝三州安撫柴武措置結為隊伍分成五軍詔依 二十九年開蓬州安撫王彥申保勝三千屢立戰功錢糧不足乞依正軍破支口券從之

勇敢 紹興二年知池州葉煥申招土人充守禦勇敢乞依禁軍請給以二千人為額從之

山水寨 紹興四年承楚泰三州各有水寨民兵合力擊賊詔免十年租稅

三十一年中丞汪澈乞存恤淮南山水寨鄉豪各收其用 隆興元年臣僚言乞行下都督府專委兩淮守臣各括淮山水寨首領姓名保明來上量補官資專一裒集鄉兵俾之團結明立賞格一有緩急入城守禦荆襄邊郡亦乞行下制置司依此施行詔江淮都督府湖北京西制置司措置二年十二月十日德音赦楚滁濠廬光州盱眙光化軍營內并揚成西和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應州縣山水寨首領自備錢糧糾集把隘或戰鬪立功仰逐州軍守臣保明申省取旨推恩乾道五年九月辛酉兩淮徐子寅言得旨將本路諸州山水寨民兵應三丁以上選壯丁赴州教一月從之淳熙初子寅上其數弓一萬六千九

百八十人弩手比一千四百二十五明年秋提舉張宗允與子寅分路提督宗元奏每郡以上豪兒任官一員統轄月增給人三十千自十月下旬始州帥司教二月淮東五郡用錢十六萬米三萬石淮西做此惟光黃濠楚安豐盱眙七郡但就本州教閱犒設錢減半

萬弩手 紹興元年沅州奏熙寧末始創營田鼎澧辰沅靖置弓弩四千人靖康調發不存乞以閑田募民承佃招弓弩手二千人從之

八年詔淮東西湖北京西汾江民兵萬弩手農隙教閱有武藝超越人材智勇可以服眾者本司拍試具名申省以憑覆試推恩

淳熙二年淮南運判張士元言廬舒和蘄州無為軍五州民兵萬弩手教閱兩月合用錢十六萬一千餘貫乞行科降從之

壯丁民社 乾道四年知楚州劉舜謨言兩淮舊有壯丁民社乞依陝西弓箭手法並免戶下苗田兩項從之

良家子 紹興四年宣撫吳玠始創興元府良家子招兩淮關陝流寓及陣亡主兵將子弟驍武不能存立者充月給比強弓手五十人為一隊休兵之後數月消滅

乾道六年本路帥臣復招募人材及五尺二寸弓力及九斗通者將傳習將條法練習弓馬者充有官人省司月給米麥各一石帥司緡錢十五千無官人緡錢減三之一依義士法隸帥司御前統兵官不得與及王剛中為宣撫抽帳前良家子還宣撫司淳熙之初宣撫司廢後屬帥司籍二百人歲管錢二萬四千米管四千八百石實無所用但充雜役

紹興五年二月庚子楊嗣勳申嚴監計奏本府自有義士廂禁軍良家子無所損益請罷鹽店六所而以良家子隸都統司

義勇 紹興中鄂州七縣主家戶六萬六千三十二口三十一萬四千八百九十四而民兵之籍總爲萬五千二百有一人岳州義勇之籍四千四百九十九人四邑保伍九百三十五甲計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三人大抵荆鄂岳三郡率五家供一兵焉三十一年虜亮寇江詔淮漢等郡籍民爲兵時荆南守續甯乃請籍民爲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每十戶爲甲五甲爲團甲皆有長擇邑豪爲總首歲於農隙教以武藝糧從官給初乾道間舉荆南七州之籍主客佃戶凡四萬二千餘戶計十萬餘丁除當差役人外得義勇八千四百十九人四年荆湖安撫王炎言荆湖義勇團結教集使之自備食用必不能辦乞截留本所苗米萬四千石并漕司應副錢二萬緡仍從都統司假甲三千弓矢旗幟官爲造給旨從之六年二月辛亥帥司劉洪言荆南湖北兩路民兵訪聞諸郡起籍民兵有上三等戶取義勇一

人亦有四等五等戶取一家產多者可以枝梧少者往往棄產逃走乞充義勇者並免科役及身丁口四等戶仍差充保正長五等戶又免三分稅役每七十五人爲一隊遇教閱日以營屯田之穀供其費奏可仍以甲萬副與之是年九月權知荆門馬忠嘉奏本軍所教義勇三千五百四十八人教閱各一月乞添展教之三月詔令劉珙相度申省七年正月馬忠嘉又教閱本軍義勇因舊籍增補三百人又籍戶馬得四百疋分爲六隊孝宗大喜詔總領所歲以馬料千石給之仍擢忠嘉直秘閣淳熙初張拭爲帥遵修劉珙之法義勇增多至萬五百人分爲五軍軍分五部拭旣去教法浸弛十一年冬趙雄爲帥舉行其政增三百人通舊爲萬三千八百人大抵湖北諸郡皆有義勇信陽有義勇又有義士惟澧州石門慈利不置籍紹興末守臣亦籍之章穎帥湖北時又乞義勇之應差保正者以家業錢多寡

為限限外之數與官戶編戶輪差從之

忠勇 淳熙五年四川制使胡元質言關外西和階成鳳四州所聚民兵謂之忠勇皆以土兵為之向來虞允文團結四川忠勇軍計二千九十四人其後不能增募乞令四州守臣添募仍立賞格詔每州各先募五百人

鎮淮 初淮南運司招募邊民號鎮淮軍多至十萬錢米月給視効用惟不黥涅久之廩給不足公肆劫掠 嘉定初江淮制置丘密恐其生變乃以分隸諸州聽守臣節制續又奏淮東人數少令帥潛選汰歸農外僅存八千餘人其半以充効用又補鎮江大軍與武鋒軍闕額淮西六萬餘人委官揀到二萬六千餘人充御前定武軍額分為六軍各置統制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石而定武亦成軍伍淮西賴其力居多

忠義民兵

紹興二十八年福州帥臣沈調言諸縣舊有忠義

社隨鄉多寡屯結推豪右眾畏服者為長別量置槍杖器田盜由是息民賴之後官司科率搔擾遂失本意令守臣覺察憲司舉職旨從其請開禧用兵淮襄忠義民兵有籍于官者其眾歲約用百六十緡以養一兵及和議再成始汰遣時帥臣丘密先已汰雄淮軍五六萬何澹繼為制帥始盡放遣澹言本司近放散廬濠州忠義二萬五百八十六人各令歸業雖費錢三十二萬七千餘緡米六千餘石而每歲却省錢二百十三萬米十一萬三千石有田之人預於江南經營牛種無田之人多入城市開張店業此乃本司幹官徐剪體國任事之力詔剪特遷一官時二年四月戊子也其年六月辛卯京湖制置李大性言昨者大臣創招軍額團結忠義休兵之後依舊支請糜費廩給已放散計二萬九千二百一十三人詔獎諭繼而江淮盜起言者謂皆前日放散之卒請罷剪攝郡追所遷官旨從之時揀汰民兵

無歸多散為盜大性乃命每郡擇豪首一人授以官兵使之彈壓其後餘黨始皆帖然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七

兵考 教閱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旂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鑼鈦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司馬執鑼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明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家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祔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

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彌田如蒐田之法羅弊
 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法虞人萊所
 田之野爲表百步則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
 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鐳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
 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
 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
 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止鳴鐳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
 鼓擁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
 鳴鐳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曰以旌爲左右和
 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
 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
 車爲主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路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
 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

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置車徒行謀徒乃弊
 致禽盭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以上並詳錄

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
 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

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日
 治兵始治其事入日振旅治兵禮畢

章車服明貴賤辨等列等列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習
 則在後所謂順也習

威儀也

魯桓公六年大閱 公羊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大簡閱兵

用而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

穀梁曰大閱者何閱兵車也脩教明諭國道也平而脩戎事

非正也禮因四時田獵以習戎事

莊公八年正月師次于郎甲午治兵穀梁出曰治兵習戰也

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師次于蔡人蔡人以兵事以

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道政齊禮

歡如親戚善師者不陳師衆素嚴不善陳者不戰軍陣嚴整

何師之為善戰者不死投兵勝地善死者不亡民盡其命無

與戰善戰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時不為今尹故使之終

朝而畢不戮一人子文欲委重於子玉復治兵於蔿蔿楚邑也終

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賀子

其薦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

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

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

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

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閱元年晉獻公作二謀元師趙襄

曰卻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

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卻穀將軍卻

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毛無命趙衰為卿

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驥

為右

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

八陣進退名曰乘之

武帝太初二年今天下媮五日如淳曰立秋猶媮伏嚴曰媮音

劉媮劉義各通耳漢儀註云立秋劉殺也師古曰續漢書作媮

郊東門外以薦陵廟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漢制常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殿最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都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

黃袍方領駕四馬傳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

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

六文圖
上水通義卷三百五十七
三

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數吽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韃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鞞居馬上抱弩負蘭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騾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蕭望之劾延壽上僭不道坐弃市

東漢制以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躬牲牲以鹿麋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齋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立春遣使者齋束帛以賜文官驅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先虞已烹鮮時有司乃逡巡躬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

帝永平元年六月初令百官驅腹

安帝延光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安帝初鄧太后臨朝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猾賊縱橫乘此無備馬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前上廣成頌以諷諫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

靈帝中平五年望氣者言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凉假司馬伍岩說大將軍何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馭四方進以為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為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焉稱無上將行陳三市而還詔使進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

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校尉淳于瓊為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為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亦領屬焉

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曜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以昭果毅祇黷武耳

獻帝建安二十一年有司奏古四時講武按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金華今兵戈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是冬閱兵魏王曹操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魏文帝嗣魏王位其年秋閱兵于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金鼓之節

明帝太和元年十月閱兵于東郊

晉武帝太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親太閱習衆軍然不自今進退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東晉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

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其地因名闔場自後藩鎮相庾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焉

宋文帝依故事肄習衆軍兼用漢魏之禮其後以時講武於講

武堂

餘見田獵門

後魏明帝永興五年以九月十月之親行驅劉之禮

孝成帝和平三年因歲除大儺遂耀兵示武更為制今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鍾鼓以為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黑黃別為部隊楯稍矛戟相次周迴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為函箱魚鱗四門之陣凡十餘法跪起前却莫不應節陣畢

南北二軍皆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騎將六千人去來挑戰步

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為威觀自後以為常

後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來野為場為二軍進

止之節又別墀於北陽輿駕停觀遂命將簡士教衆為戰陣之

法凡為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

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盾為前行戰士次之樂

者次之弓箭為後行將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麾之蹤發

起之意如擊則起教士耳使習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

則止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

便戰鬪之備教士足使習跪如行如險如隘如塗如前五日皆請兵

嚴於場所依方色建旗為和門都墀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

旗應講武者各集於其軍戒鼓一通軍士皆嚴備二通將士賈

甲三通步軍各為首陣以相俟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

陳小駕上鹵簿皇帝武弁乘輦輅大司馬介冑乘奉引入行殿百

司陪列位定二軍迭為客主先舉為客後舉為主從五行相勝

法為陣以應之

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旂
物鼓鐸鉦鏡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中以
集衆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
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為進止之節田之日於所萊之北建
旗為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既入而
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既陣皆坐乃
設驅逆騎有帥表格於陣前以太牢祭黃帝軒轅氏於狩地為
墀建二旗列五兵旗坐側行三獻禮遂蒐田致禽以祭社仲夏
教如振旅之陣遂以蒐田如蒐法致禽以享如仲秋教練
兵如振旅之陣遂以獮田如蒐法致禽以祀枋仲冬教大閱如

振旅之陣遂以狩田如蒐法致禽以享烝

隋大業七年征遼東衆軍將發御臨朔宮親授節度每軍大將

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百人置一壽十隊為一團團

連光甲龍具裝青纓拂建後貌旗第二團白絲連明甲鐵具裝素纓拂建

具裝赤纓拂建鐵緜旗第三團白文具裝建六駢鼓前部鼓吹

一部大鼓小鼓及鞞長鳴中鳴等各十八具柷鼓金鉦各二具

後部鑼吹一部鑼二面歌蕭及笳各四具又步卒八十隊分為

四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每隊給青隼盪幡一第二團每隊

四團每隊烏隼盪幡一長槩受降使者一人白獸幡及節每一

騎吏三人車輻承認慰撫不授大將制戰陣則為監軍軍將發候大角一通步

卒第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向陣第三團

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陣陣四面團然後諸

團嚴駕立大角三通則鏡鼓俱振第一團引行隊間相去各十

五步次第二團次前部鼓吹弓矢一隊合二百騎建蹲獸旗炮

槩二張大將在其次韃馬二十疋次大角次後部鏡吹次第四

團次受降使者次及輜重戎車散兵等亦有四團第一輜重出

收東面陣分為兩道夾以行第二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

三輜重出收西面陣夾以行第四輜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亞

將領五百騎建騰豹旗殿軍後至營則第一團騎陣於東面第

二團騎陣於南面鼓翊大將軍居中駐馬南面第三團騎陣於

西南面第四團騎陣於北面合為方陣四面外向步卒翊輜重

入於陣內以次安營定四面陣者引入營亞將率驍騎遊奕督

察其安營之制以車外布間設馬槍次施兵幕內安雜畜事大

將亞將等就牙帳馬步陣與軍中散兵交為兩番五日而代於

是每日遣一軍發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二十四日續發而盡

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天子六軍次發兩部

前後先置又亘八十里通諸路合三十軍亘千四十里諸軍各以帛爲帶長尺五寸闊二寸題其軍號爲記御營內者合十衛三臺五省九寺並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亦各題其號不得自言臺省王公以下至於兵馬私隸悉以綴于衣領各軍記帶諸軍並給幡數百有餘事使人交相去來執以行執幡而離本軍者他軍驗記帶知非本部兵則所在斬之

唐太宗嘗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殿

詳見兵制

高宗顯慶二年十一月講武於淦水之南行三驅之禮設次於尚書臺以觀之

漢南郡太守馬融講尚書於其地因以得名後改講武臺

五年三月八日又講武於并州城北上御飛閣羣臣臨觀之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爲左右騎武等六衛左羽林騎士屬焉左武候大將軍梁建方爲右軍左右威領武侯等六衛右羽林騎士屬焉一鼓而誓衆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爲曲直圓銳之

陣右爲方銳直圓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騎進五合而各復位

武太后聖曆二年欲以季冬講武有司請延至孟春王方慶上疏曰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者兵金也金性克木春盛德在木金氣以害盛德逆生氣子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按蔡邕月令章句太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摧傷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傷首種

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八收也爲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故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雪霜損稼宿麥不登無所收入也請至明年孟冬教習以順天道從之

玄宗先天二年十月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戈鋌金甲
照耀天地列大陣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帝親授
戎服持大槍立於陣前以虧失軍容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燾
下將斬之宰臣劉幽求張說跪于馬前諫曰元振推戴上皇有
大功雖遠軍今不可加刑乃捨之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唐紹
以草軍儀有失斬之薛訥為左軍節度眾以元帥及禮官得罪
諸節部頗亦失序雅訥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召訥等至軍
門不_入禮畢特加慰勞開元禮皇帝講武儀註

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請講武兵部承
詔遂命將帥簡軍士有司先芟萊除地為場方一千二百步四
出為和門又於其內墀地為步騎六軍營域處所左右廂各為
三軍皆上軍在此中軍次之下軍在南東西相向中間相去三
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凡立五行表間前後各相去五十步為

三軍進止之節又別墀地於北廂南向為車駕停觀之處前三
日尚舍奉御設大次及御座於其中如常儀前一日講武將帥
及士卒集於墀所禁止誼譁依方色建旗為和門於都墀之中
及四角皆建以五綵牙旗旗鼓甲仗威儀悉備於墀所大將以
下各有統帥如常式步軍大將被甲胄乘馬教騎大將亦乘馬
教習士眾為戰隊之法凡教為陣少者在前列長者在後其還則
長者在前列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
者持鉦鼓刀楯為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為後行將帥先教士
眾習見旌旗指麾之蹤旗卧即跪旋舉即起金鼓動止之節聲
鼓即進鳴金即止知刑罰之害賞與之利持五兵之便戰鬪之
備習串跪起及行列險隘之路講武日未明十刻軍士皆嚴備
五刻將士皆貫甲步軍各為直陣以相俟將軍依儀各依格備
物大將軍各依格處分軍中立於旗鼓之下

凡六軍鼓各一十
二鉦一角四並於

其軍後表之下○鑾駕出宮如常式○講武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為一

嚴三嚴時節前一日侍中奏裁出宮以剛日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搥

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文武官應從者俱先置文武官

皆公服所司為小駕依圖陳設未明二刻搥三鼓為三嚴諸衛

各督其隊與鈸戟以次入陳於殿庭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

諸侍臣俱詣西階下奉迎侍中負黃令進革輅於太極殿前

皇帝服武弁之服餘並如園丘儀駕至壇所兵部尚書介冑乘

馬奉引至講武所入自都壇北和門兩步軍之北當空南向黃

門侍郎奏稱請降輅還侍位皇帝降輅入大次而觀兵部尚書

停於東廂西向三伏小退以通觀路領軍減小駕騎士立於都

壇之四周侍臣依左右廂立於大次之前東西北上文武九品

以上皆公服文武西在侍臣之外十步重行北上諸州使人

及蕃客先集於都壇北和門外東方南方立於道東西方北方

立於道西皆向輅而立於北為上駕至和門奉禮曰可拜在位

者皆再拜皇帝入次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卿引蕃客東方南

方立於大次東北南向以西為上西方北方立於大次西北南

向以東為上若有觀者立於都壇騎士伏外四周任意然後講

武諸州使人及蕃客立定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二

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二軍諸帥果毅以上各集

於中軍大將旗鼓之下左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

軍將立旗鼓之南北面東上右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西東

面諸軍將立於旗鼓之南北面西上以聽誓大將誓曰今行講

武以教人戰進退左右一如軍法用命有常賞不用命有常刑

可不勉之誓訖左右三軍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警眾諸果

毅各以誓詞通告其所部遂聲鼓有司舉旗士眾皆起騎從皆

行及表擊鉦騎從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眾皆跪又擊有

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徒趨及表乃止整列位定東軍一鼓舉
 青旗為直陣西軍亦鼓而舉白旗為方陣以應之次南軍亦鼓
 舉赤旗為銳陣北軍亦鼓而舉黑旗為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
 而舉黃旗為圓陣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為直陣以應之次西軍
 鼓而舉白旗為方陣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為銳陣以應之次東
 軍鼓而舉黑旗為曲陣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為圓陣以應之凡
 陣迭為主客先舉者為客先舉者為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為陣
 以應之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之士五十人挑戰於兩軍之前
 第一第二挑戰迭為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為敵均之勢第四第
 五挑戰為勝敗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為直陣然後變從餘陣
 之法五陣畢兩軍俱為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
 聲鼓舉旗士衆皆起騎從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
 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其初侍中跪奏請觀騎軍又侍

中稱制曰可侍中跪伏與二軍吹角擊鼓士衆俱進及表乃止
 皆如步軍唯無起跪耳騎軍東西迭為主客為相勝之陣皆如
 步軍之法每陣各八騎挑戰於兩陣之間如步軍法五陣畢俱
 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振旅而還凡步軍二軍之士
 備則滿數省則減之損益隨時唯不得減將節凡相擬擊皆不
 得以刃相及凡步士逐退過中表二十步而止不得過也騎士
 不在此例若因田狩則今講武軍士之外先期為圍觀訖乘講
 武罷侍中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講武禮畢請還俛伏與皇帝降
 御輿侍衛如常儀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綬升訖勅車右升千
 牛將軍升輅陪乘黃門侍郎奏請鸞駕發引以下如圓丘還宮
 儀唯不作鼓吹不撞蕤賓解嚴訖將士各還明日羣官奉叅起
 居如別儀

開元八年八月勅四方雖安不可忘戰故周禮以軍禁糾邦國

以蒐狩習戎旅不教人戰是謂弃之宜差使於兩京及諸州簡取十萬人務求灼然驍勇不須限以蕃漢皆放蕃役差科唯令團伍教練辨其旗物簡其軍徒攻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貴賤之等俾少長有禮疾徐有節將以伐叛懷服保大定功協于師貞以弘武備

肅宗至德二年八月御鳳翔府門大閱

三年正月御翔鸞閣習武

目後遂廢

宣宗大中六年五月勅天下軍府有兵馬處宜選會兵法能弓馬人充教練使每年依禮教習仍於其時申兵部

梁開平元年十月駕幸繁臺講武至二年七月改為講武臺

按地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十一月講武于近郊六軍之容甚盛

帝每御講武殿親臨教閱其法刻木為箭鏃裹以氈

者兩兩相射避即捶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挺為馬搥施韋鞞俾馳騎相擊取其尤勝者各分等級以遷隸之自是師旅皆精銳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將伐太原詔築講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上與從官登而觀焉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發機石於臺下帝循太祖舊制親閱武藝御便坐時召上軍觀步射擊刺列為行伍或召宰相親王臨觀間亦幸殿前班閱馬射行幸池苑亦令諸軍衛士騎射鷓盤截柳枝或於庭中令射毛毬淳化五年八月召天武士卒教射於殿庭弓力有至石三斗以引強平射者為上等難於引滿者別為一等其諸淺軟者又為一等各量其材力而遷隸之至道元年九月又閱禁旅有挽強至一石五斗連三十發而有餘力又令騎兵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陣挽強轂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上曰

此殿庭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况堂堂之陣數萬成列者乎

真宗咸平二年八月大閱諸軍於東郊其儀最備

詔有司擇地於含暉門外之東武村為廣場乙丑夜三鼓殿前侍衛馬步軍二十萬分出諸門丙寅上乘馬以出宗室近臣尚書侍郎御史中丞給諫上將軍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並別駕從賜以窄袍上至行宮諸軍陣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諸班衛士習侍于臺後有司奏成列上升臺東向召從臣坐而觀之殿前都指揮使王超執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陣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以應之初舉黃旗則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作鼓作則士進皆三挑而後退次舉白旗則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奏陣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上曰可止矣遂舉黑旗以振

旅軍於上者略右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北隅軍於右者略左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南隅以歸御東華門閱諸軍還營翊日近臣諸軍將校以內職皆賜飲其後又幸飛山教場觀發機石連弩及便坐日閱召募新軍時令習戰陣之狀率如兩朝舊規其事采見兵志

仁宗時案閱訓練之制禁軍月奉五百以上皆日習武技三百以下或習或給役其後別募廂軍亦閱武技號教閱廂軍成川廣者舊不訓練嘉祐以後稍習焉凡諸營日習之法以鼓聲為節騎兵五習步兵四習以教坐作進退非施於兩軍相當者然自祖宗已來中外諸軍皆用之明道二年樞密使王曉上言天下廂軍止給役而未嘗習以武技宜取材勇者訓練并補禁軍天子可其奏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陣法上封者言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諸自令遣官閱陣畢

今解鐙以弓弩射營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行之陝西河東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祗帶金甲緩急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子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帶又令諸軍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

神宗熙寧三年初置保甲四年始詔以時肄習武事詳見兵志門

五年詔以涇原路蔡挺衛教陣隊於崇政殿引見仍頒行於諸路

其法五伍為隊為陣陣橫列騎兵二隊亦五伍列之其出皆以鼓為節束草象人兩射焉中則有賞馬步皆前三行捨刀後二行弓弩附隊以虎蹲弩床子弩各一射與擊刺迭出皆聞金即退預籍人馬之强者隱於隊中遇可用則別出為奇帝以其點閱周采常有出野之備故令頒行

六年帝初置內教法旬一御便殿閱武技程其能否而勸沮之

元豐元年詔立在京秋校試諸軍技藝格第為上中下三等步射六發而三中為一等二中為二等一中為第三等馬射五發驟馬直射三矢背射二矢中數第如步射法弩射自六中至二中床子弩及砲自三中至一中為及等並賞銀有差槍刀并標排手角勝負計所勝第賞其弓弩墜落或縱矢不及棚或挽弓破體或苟而不張或矢不滿或弩蹠不上牙或獲不發或身倒足落並為不合格即射已中賞餘箭不合格者降一等無可降者罷之

十一月京西將劉元上言馬軍教習不成請降補步軍又不成降廂軍詔下令諸軍約一季不能學者如所請降之

二年立府界集教大保長法以昭宣使入內侍省副都知王中正東上閣門使狄詒兼提舉府界教保甲大保長總二十二縣為教場十一所大保長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

藝置教頭一凡禁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教頭三十使臣十弓以
 八斗九斗一石為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為三等
 馬射九斗八斗為二等其材力超拔者為出等當教時月給錢
 三千日給食官予戎械戰袍又具銀牒酒醪以為賞犒三年太
 保長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為教頭教保丁焉凡一都保
 以相近者分為五團即本團都副保正所居聚教之以大保長
 藝成者十人袞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丁以其一為騎二為弓
 三為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舉
 三年內教法格并圖其象頒行之步射執弓發矢運手舉足移
 步及馬射馬使蕃槍馬上野戰格闊步用劍排皆有法象凡千
 餘言使軍士習誦焉

趙高言今欲大閱漢蕃陣隊且以萬二千五百人為法旌旗
 麾幟各隨方色戰國時大將之旗以龜為飾蓋取前列先知

之義今中亦宜以龜為號其八隊旗別繪天地風雲龍虎鳥
 蛇天地則狀其方圓風雲則狀其飛揚熊虎則狀其猛厲鳥
 蛇則狀其翔盤之勢以備大閱而樞密院以為陣隊旗號若
 繪八物慮士眾難辨且其間亦有無形可繪者遂詔大閱旗
 幟上依方仍異其形制令勿雜而已

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雜見通典離析譌舛又
 官號物名與合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
 院檢詳官與王震曾改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類解釋令今
 可行

帝諭近臣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
 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
 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此即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
 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遇久亂將臣通曉其法者頗

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
卽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卽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
以圓爲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卽內外俱圓矣故以圓
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
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爲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爲四
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本朝
祖宗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卽中軍前後軍師之別名而
馬步軍都虞候是爲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爲
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卽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一軍
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
論兵者俱是唐李筌太白陰經中所載陣圖爲法失之遠矣
朕嘗覽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皆妄相眩惑無一可取果如此
輩之說則兩敵相遇必須遣使豫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仍

夷阜塞壑誅草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耳以理推之
知其不可用也決矣今可約李靖法爲九軍營陣之制然李
筌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
本出於一法而已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陣
爲奇也於是以八月大閱八軍陣於城南荆家陂已事拆營
回軍賜遂等下旨揮馬步諸軍銀絹有差

之
哲宗元祐元年高翔上言乞依舊教閱御陣與新陣法相兼從

元豐七年詔已降五陣法令諸將教習其舊教陣法並罷蓋
九軍營陣爲方圓曲直銳凡五變是爲五陣至是復令與舊
教御陣互教

四月右司諫蘇轍上言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
將兵皆蚤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今平居無事朝

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致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日止一教朝請郎任公裕言軍中誦習新法愚惰者頗以爲苦夫射志於中而擊刺格鬪期於勝豈必盡能如法樞密院亦以爲元降教閱新法自合教者指授不當令兵衆例誦詔從之

徽宗宣和八年詔州軍禁軍出戍外常留五分在州教閱

高宗建炎元年始頒密院教閱格法專習制御鐵騎摧鋒破敵之藝習全副執帶出入短椿神臂弓長柄膊刀馬射穿甲施用棍棒並每年比以春秋教閱法別立新格行下一日短椿神臂弓給箭十隻射親去槩一百二十步長柄膊刀謂長一丈二尺以上用毬皮裹爲頭者餘教閱振華軍稱膊刀準此引闔五十次不令刀頭低墜至地并每營揀選三十人閱習放砲打親旨長柄膊刀手本色相闔并短椿神臂弓手長柄膊刀手施用棍

棒各擊虛三十次砲手閱習施放七稍大砲排日就營教閱凡經兩閱者每五十人爲一隊全副執帶教習分合一次教習分合隨隊多少分隸五軍謂如五百人每隊五人人即每軍兩隊之類人多依此每軍各置旗號以顏色樣制物號爲別謂前軍用緋旗以飛鳥爲號後軍用皂旗以龜爲號左軍用青旗以蛟爲號右軍用白旗以虎爲號中軍用黃旗以神人爲號又別以顏色樣制物號錯招旗分旗差教頭掌之舉招旗則五軍以旗相應合而成陣舉分旗則五軍以旗相應分而成隊左右前却或分藏爲伏或分出爲竒並舉旗爲號並更鳴小金應鼓爲號以備瞻望旗號不及預約伏藏之處慢打小金即住急打應鼓即竒兵出陣趨戰急打小金即伏兵出所有春秋大教推賞自依海行格法詔依

孝宗乾道二年十一月詔以二十四日幸白石教場大閱其日

上幸候潮門外大教場進早膳次幸白石教場登臺上御甲冑
三衙統制統領官等起居畢舉黃旗諸軍皆三呼萬歲拜訖三
衙合教爲三陣馬軍上馬打團教場舉白旗三司馬軍首尾相
接舉紅旗向臺合圍聽一金止軍馬各就圍地作圓形排立射
生官兵隨鼓聲出馬射獐兕再一金止疊金射生官兵各歸陣
隊舉黃旗射生官兵就御臺下獻所獲是日有將校能隻手運
大刀者數人刀皆重數十斤賞賚諸將及士卒有差

四年十月四日殿前司言準已降旨揮令三司祇備教閱今躬
親相視龍王堂北江岸以東茅灘一帶平地可作教場已修築
將壇將來三司馬步軍並各全裝披帶衣甲執色器械至日先
赴教場下方營排辦候 聖駕升臺聽金鼓起居畢依資次變
陣教閱所有 聖駕出郊除禁衛所窠差儀衛外欲於本司入
陣馬軍內摘差護聖馬軍八百人騎執槍旗帶弓箭軍器作十

六隊於儀衛前後各分八隊隊各五十人往回沿路各動隨軍
鼓笛大樂及摘差本司入教陣隊內諸軍步親隨一千人統領
將官三員執弓槍帶刀各軍器至日先赴將臺下各分左右於
後壁周圍留空地三十步以容禁衛外作三重環立依以降旨
窠差人教及從駕往回并圍臺擺齣二千騎外有用不足千
一百十三人又兩忠毅軍寨馬軍共二百十人騎欲於內撥三
百人騎前一日於赭山以來打圍射獐兔俟教陣畢以射到獐
兔至御臺下進獻從之十六日上幸茅灘抽摘諸軍人馬全裝
執仗前一日於教場東列幕宿營是日三衙管軍與各軍統制
統領將佐全裝披帶導駕乘馬至護聖步軍大教場亭更御甲
冑到灘上登臺三衙起居畢權主管殿前司王達奏三司人馬
齊舉黃旗諸軍呼拜者三達奏請以次變陣教閱中軍鳴角倒
門角旗出營馬步軍簇隊收鼓訖連三鼓馬軍工馬步人撮起

旗槍四鼓舉白旗中軍鼓聲旗應變方陣為備敵之形別高一
鼓步軍四向作禦敵之勢且戰且前馬軍出陣作戰鬪之勢別
高一鼓各分歸地分五鼓舉黃旗變圓陣為自環內固之形如
前節次訖三鼓舉赤旗變銳陣諸軍相屬魚貫斜列前利後張
為衝敵之形亦依前節次訖王達奏人馬教絕取旨擺當頭舉
青旗變放教直陣收鼓訖一金止重鼓三馬軍上馬步人齟落
旌坐擊刺無不中節 上大悅犒賞倍之士卒歡呼謝恩如儀
鳴角簇隊訖放教拽隊步人分東西引拽馬軍交頭於御臺下
隨隊呈試驍銳大刀武藝繼而進呈車砲煙槍及赭山打圍射
生馬步軍統制蕭鷓巴以所獲獐鹿等就御臺下進獻人馬拽
絕

大閱儀註

其日皇帝至祥曦殿行門禁衛等並戎服迎駕常起居皇帝至

知閣門官以下修註御帶環衛官等並戎服常起居宰執以下
並戎服常起居訖皇帝乘馬出從駕官從駕至候潮門大教場
御幄殿下馬入幄更衣訖依巴降旨禱宰執管軍知閣門帶皇
帝被金甲出幄行門禁衛等迎駕奏萬福從駕官應奉皇帝
乘馬皇太子親王並自大教場帶全裝甲乘馬從駕宰至教場
臺下馬升臺入幄從駕官宰執親王使相正任知閣御帶環衛
官升臺於幄殿分東西相向立管軍並令全裝衣甲帶御器械
執骨朶升臺於幄殿稍南面西立俟入內官喝排立皇帝出幄
行門禁衛等迎駕奏萬福皇帝出閣門分引殿前馬步三司統
制統領官常起居訖次三司將佐以下聽鼓聲常起居次殿帥
執骨朶赴御座前奏教直陣俟教閱畢再赴御座前奏教圓陣
俟教閱畢再赴御座前奏教銳陣俟教閱畢再赴御座前奏教
閱畢歸侍立內侍傳旨與殿前太尉某諸軍謝恩承旨訖轉與

宋文閣 大宋通志卷一百五十二 九

撥發官引三司統制統領佐再拜謝恩訖各歸本軍皇帝起入
幄更衣訖皇帝出幄皇帝坐舍人引宰執整後立俟進御茶床
舍人贊就坐宰執躬身應喏訖直身立就坐進第一盞酒起立
整後俟皇帝飲酒訖舍人贊就坐躬身應喏訖直身立俟宰執
酒至接盞飲酒訖付殿侍次舍人贊喫食並如儀至第四盞傳
旨宣勸訖御藥傳旨不拜舍人承旨贊不要拜贊就坐第五盞
宣勸如第四盞儀酒食畢舉御茶床舍人分引宰執於幄殿重
行立御藥傳旨不拜舍人承旨訖揖宰執躬身贊不要拜各祇
候直身立降踏道歸幕次皇帝起乘馬至車子院下馬皇帝出
幄至車子院門樓上親王使相正任并戎服俟駕至車子院門樓上相向立得旨宣管軍知閣御帶環衛
官飲酒並戎服於出賜親王酒再拜謝訖次賜使相正任并管
軍知閣御帶環衛官酒訖逐班再拜謝訖依舊相向立次親王
執盞進皇帝酒皇帝飲酒訖一班再拜謝訖俟 皇帝觀看畢

起轎子院門樓歸幄親王已下退從駕臣僚色奏

皇帝乘馬出車子院門行門禁衛等迎駕奏萬福皇帝乘馬至

候潮門外大教場應從駕馬臣僚免奏萬福應從駕官並戎服乘馬從駕回

皇帝乘馬入和寧門至祥曦殿上下馬還宮餘儀

淳熙四年十二月大閱殿步兩司諸軍于茅灘

十年十一月上幸龍山教場大閱

淳熙間立定槍手及射射鐵簾賞格槍手以竄刺多寡為十二

等支銀兩高下有差殿步兩司江上諸軍亦如之射射鐵簾以

步數遠近犒賞緡錢亦有差

江南西路安撫司將領陳植言軍中陸加添進事藝的在硬弓

勁弩有如弓弩手百步取勝使敵人不敵輕進而謂之長兵者

是也萬一弓弩射不及遠致敵人衝突我陣之前則與無矢同

矣今所在按拍唯務持滿為合格殊不知不過梁者為不應法

既不應法雖合格復何所用乞自今以往弓手以六十步為額弩手止以一百步為額庶幾彎拾有力施放和易按拍之時必期於滿鏃合格過眾應法如是則朝廷可以得實効而無濫賞矣望以弓弩手降付有司重別參校擇而行之詔令承旨司同殿前步軍司看詳申樞密院

十六年光宗即位詔以十月內擇日幸城南大教場大閱

紹熙二年樞密院言殿步司諸軍弓箭手帶甲六十步射一石二斗力箭十二隻六箭中梁為本等弩手帶甲一百步射射四石力箭十二隻五箭中梁為本等鎗手駐足舉手攢刺以四十窳並為本等令各處主帥委統制統領官精加比較本等外取陞加最多人每軍五千五百人以上弓手取一十五名弩手取一十五名槍手取一十五名保明解赴主帥審實解樞密院取旨再試各選取出等高強二名持與補轉兩官資其餘元解到以

試不中人今各司每名犒設錢五貫候將來眾同再試如軍藝一同弓弩手今射遠躬親比較槍手今格鬪勝負比較殿步軍司就來春拍試一次校副尉以下至白轉至承信郎住拍軍兵自長行轉至副都頭住拍詔從之

寧宗慶元二年詔以今冬幸茅灘教閱

嘉泰二年十月上幸候潮門外教場大閱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七

兵考 車戰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周武王戎車三百兩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

詩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車也衝衝車也孔氏曰臨者在

同牧野洋洋檀車煌煌檀木之堅者以為四原彭彭腹曰驟

六韜武王問於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

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

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

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

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

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

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

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

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

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

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

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

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

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

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

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

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

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率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
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
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
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
以下長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
下周旋能超乘旌旗力毅八石弩射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
士不可不厚也車戰之地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
而無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
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
圯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抑阪者
車之逆地也般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
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新水右有險阪者
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

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後行陣未
定耶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卽陷之士卒前後相顧前往
而疑後恐而怯卽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卽陷之戰於易
地暮不能解卽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卽陷之此八者
車之勝地也

西麓周氏曰古者戰陳士卒必與車乘相麗左傳云卒乘
輯睦公乘無人卒列無長車馳卒奔乘晉師先偏後伍亦
爲卒乘列故毀車崇卒必有自來而古書未有記戰騎者
要之升陟入隧山澗稠阻非車所能用其必藉卒以濟而
未嘗不屬於車乘耳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自百
夫長以上皆乘車非車外又有虎賁之士也六韜均兵分
車步騎各有屬險戰之法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
去二十步左右六步夫險形豈有相似者乃與平地一槩

工官車戰
六韜卷之八
車戰
十四

區截已虛談易戰一車當步八十人一騎步卒八人一
車當十騎險戰一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一
車當六騎夫車步騎相當得勢者勝安有定形不然車之
所蹂騎之所馳何止當幾人而已徒以易險兩字對相裁
減不待知兵者知其繆也戰騎出匈奴所謂控弦引弓管
子載騎寇始服專指北狄唐太宗謂蕃兵唯勁馬奔衝者
六國時燕趙邊朝始用之秦遂有騎卒將曹操始為戰騎
陷騎遊騎之法且云車徒常教以正騎隊掌教以奇此書
論戰騎翼其兩傍掩其前後全是後代裹陣拐子馬事非
古法也

周禮巾車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革路以革而漆之無他飾龍驪也以白黑飾黃雜色為勒條讀為條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蓋脫耳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卽戎謂兵車四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衛四方諸侯守行者蠻服以內是也

之萃關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萃謂五戎也此五者皆與車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關車所謂補關之車也萃猶解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謂馳敵致師之車也春秋傳曰公喪戎路又曰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又曰師勞闕四十乘孫子入陳有萃車之陳又曰馳車千乘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闕也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故書萃作凡師共平杜子春云平車當為斬車其字當為萃書亦或為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從其元馬疏王從尊者所乘也而存各也此戎路卽今車所謂革也中車會同亦如之巡守及兵車之所掌五戎之正此所謂五戎之倅會同亦如之會則王乘戎路乘車之會王雖乘金路猶共以從不失備也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等常崇於戈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此所謂兵後橫木崇高也入尺曰尋倍尋曰常安長丈二戈受戟矛皆插車騎騎車傍也鄭司農云迤讀為移從風之移謂若戈於車邪傍也酋發聲直謂矛旣有刃曰戈矛戟無刃曰戈受主擊戈矛戟主刺兵車圖曰車有六等戈崇於軫人崇於戈受崇於

漢

人戰崇於受予崇於戰此六數也車之六建夷牙建於首牙之
前首牙建於戰之前戰建於受之前受建於戈與人之前此六
建也而軫則不與馬入尺曰尋倍尋曰常凡兵無過三其身過
而無已則不能用又害人也戈建而進取止戈為武之意入必
後其刃不以刃向國焉不
及弓矢者以人佩故也

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元大也夏后氏
曰駟車先正也

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軍前曰啓後曰駟元戎
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
之却而後也戎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

是適調也元戎甲士三人同載左持弓右持矛中御戈及戟
及插於前上建為章白節為章蓋急疾之鳥張逸云隼是也
白旄繼旒者謂絳帛猶遠鳥為旄亦是絳也此旗而言旒者

散則通各

小戎俶收五檠梁輶游環聲驅陰朝添續文茵暢轂駕我騏

騏騏小戎兵車也天子戎車謂之元戎諸侯謂之小戎俶淺也
收軫也軫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故各收焉此
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在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
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比之為淺故曰俶收五檠梁輶也檠
錄也梁輶輶上句衡也一輶五束束有歷錄輶也梁輶輶
上曲鈞衡衡者輶也輶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
上而向下鈞之衡則橫於軾下而輶形穹隆上曲如屋梁然
又以皮革五束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輶環也游在背

兩所以禦出也齊驅謹駕具所以止入也軾環以反引
兩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故謂之游環亦謂之
新左傳曰如駟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故謂之游環亦謂之
後係軾之兩端當服馬兩脅外以驅駟馬使不得內入也陰
揜也板木橫測車前所以蓋白金也續續也揜揜謂輿下三
故鄭氏云揜揜在軾前垂於陰揜此揜也揜揜謂輿下三
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駟馬頭不當衡別以皮為二轡係
於陰板之上今駟馬引亦謂之轡也轡謂輿下三
軾之前別有駟馬二轡也文前車中所坐之得用虎皮有文
采也暢長也載所以貫車輪者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
暢載駟駟文也馬左足白曰驥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騶驪是駿龍盾之舍塗以履

內孔阜其起大也騏驎青黑色騶赤身黑鬣中中服也騶黃
車馬黑鬣騶黑也騶兩駟也車駕四馬內兩馬謂之服外兩
馬謂之駟盾于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必載
繫軾故謂之龍駟亦銷沃白金以

有苑虎韞鏤膺交鞮二弓竹閉緝膝錢

錢四馬皆以淺薄之
為甲欲其輕而易於

馬之旋習也孔羣言甚調和也衣牙三隅刃也刃有三角蓋
錡牙之下端平底者亦以白金沃之蒙雜色伐中于也盾之

南

別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虎皮也輕弓室也鏤刻金飾也唐馬帶也鏤金以飾馬當帶也交二弓於轡備折毀也閉弓榮也儀禮作鞅緹繩膝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榮弓體使正也

陳氏禮書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齊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太昔周伐鄭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淵聖明邲之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宣十年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成七年考之周禮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

先偏後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或者謂晉人以什共車必克房瑄以車戰取敗遂以為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不知晉人之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瑄之敗非車之不利用車之罪也古者教民以射御為藝君子以射御為能故孔子曰吾執射乎執御乎詩稱叔段之多才則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古人相率以射如此則登車而不能御參乘而不能射者鮮矣房瑄之用車有是人乎不然巫臣教吳以乘車而能取勝於楚何也戎車之制不可以考姑做小戎以見之 又曰祥車曠左所以虛神位也乘君之乘車不曠左不敢虛君位也左必式不敢安君位也蓋乘車之禮君處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故造車者必慎於左考二記所謂終日馳騁左不捷是也

乘車者不敢曠左戎右所謂會同充革車是也器物不敢措之於左月令所謂載耒耜于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後世魏公子虛左以迎侯生秦皇虛左以迎太后皆古之遺制耳此特乘車為然若兵車則馭者在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昔晉伐齊卻克將中軍解張御鄭緩為右卻克傷矢流血及獲鼓音未絕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般豈敢言病夫卻克傷矢而未絕鼓音則將在鼓下矣解張傷手而血殷左輪則御在車左矣然此將帥所乘也若士卒所乘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故書戒左不攻於左右不攻於右御非焉之正言左右而又言御則御在中可知也左傳稱秦師過周楚門左右免胄而下言左右下則御在中不下可知也宣十二年樂鉞為晉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鼓是左人持弓也

侯右曰寡君使鉞持矛焉成十一年衛太子為簡子禱曰勦賊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襄二年蓋御無定位右有常處故將帥車則御在左士卒車則御居中右人之持矛雖將帥士卒之車不同而所居常在右所職常持矛也凡此皆三人乘車之法也大僕凡車旅田役贊王鼓王之乘車有御與戎右又有大僕則四駟乘矣春秋之時侯叔夏御莊叔綿房甥為右富父終生駟乘杜預曰駟乘四人乘車

比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兵也軼突也剛則不若為三覆以待之覆伏也戎輕而不整貪而不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冊逐之

兵也軼突也剛則不若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不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冊逐之

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祝勝率勇而無剛者先起戎還走無反遂之戎前後及中戎師大奔後駐軍不復繼也十一

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晉城濮之戰車七百乘韞鞞鞅鞅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韞在腹曰鞅

後曰對言駕乘備也邲之戰欒武子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戎

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合廣十五乘亦

用舊偏去復以二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

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以持不虞不可謂無備 楚子為

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左則受

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田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

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

章氏曰車戰之法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行則

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之間又有倅車見周禮春車僕

秋如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案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齊

侯鄢陵之戰卻至遇楚子韓厥從鄭伯邲之戰楚子乘廣

以逐趙旃用車以戰而使敵人便得與吾元帥相接則是

環衛之車不設也蓋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齊必有護衛

前後行列元帥未易動搖也至春秋列國用之往往軍伍

不整而元帥每以車逐利混然左右率無定法故敵人得

以及之終春秋之世致敗者未有不由車戰之無法而輕

動搖也惟繻葛之戰二拒用事若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

公未嘗輕動搖深得古法

晉申公巫臣使于吳以兩之卒適吾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

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與其射御教

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即大鹵也崇卒也崇聚

無終生戎

崇聚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以什共車必克更

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阨道今請皆卒去車為自

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五乘為三位乘車者車

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五分為三五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

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

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

敗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按兵雖曰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

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

觴加璧卻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為于擘之

請矢可以無死則為庾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

禮焉雖春秋伯國之君臣其志在於爭地然於勅

敵之人初不迫於險固如此至唐狄之侵中國則雲合

鳥散輕進易退於是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慄疾

遂至捨車而用徒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今捨吾之長

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

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

兵其戰勝攻取者大槩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

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丘以兵車趣戰疾破之 灌嬰以御

史大夫將軍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

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而縱

五千騎往當匈奴 霍去病少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

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弃梁肉而士有饑者 李陵擊匈

奴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引士出營外

為陳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為持兵戰

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乃搜車中得隨軍妻婦皆斬之復戰

按先儒因考西漢書此數條以為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戰糗梁器械止則環以為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綏之法已不復存矣

後漢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

靈帝時陽璇為零陵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

魏武帝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共二十五人田豫與虜戰亦用車而戰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陘隘乃作扁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

劉裕伐南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胸敗之裕伐秦假道於魏魏遣軍邀之裕遣白直隊主丁旡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旄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旄既舉超石率二千人馳往赴之齋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圍之超石以大鎚及稍千餘張禦之魏師奔潰

魏太武真君四年北征柔然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度大漠柔然怖畏不復敢南向

隋遣諸將與突厥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陳

唐高宗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以裴行儉為定襄大總管統兵討之先時饋糧數為虜鈔軍餒死行儉乃詐為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衝其後

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玄宗時哥舒翰節度隴右造戰車蒙以狻猊

肅宗至德初李光弼守太原史思明來攻光弼徹民屋為柵石

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賊死傷十二

房琯將兵復兩京至便橋陳濤斜瑄效春秋時戰法以牛車二

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解粟賊縱火焚之人畜大

亂官軍死傷者四萬人

馬燧為河東節度使為戰車胄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

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討田悅推火車焚其將楊朝光柵進

擊大破之

宋真宗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衛青李陵田豫馬

隆皆以車而勝近符彥卿破虜陽城亦拒馬為行寨夫匈奴所

長者騎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

為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衝軛駕以牛車上置鎗以刃外向剋

士卒於車外賊至射之乃出騎兵擊之此制虜要術也戰之用

車一陣之鎧甲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陣賊至則劔兵附車以拒

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為所居之地入則以此

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景德初契丹入寇大將李德隆以澶淵不足守命士卒掘濠塹

以大車數十乘重壘環之步騎處中戎馬數萬來攻其營輒

遁去

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為兵車臨陣禦敵

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為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

載兵甲上為營陣也又以民車之箱增為重箱高四尺四寸用

革輓之吳起所謂革兵掩戶輓輪籠較是也臣以為可用於平

景

川之地臨陣以折奔衝下營以爲寨脚今令固自賫車式進呈試之以固爲衛尉寺丞

范仲淹上議攻云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唐馬燧造戰車行載甲兵止爲營陣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銀絹二十萬賞有功將吏

神宗時以北虜將入寇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爲備民大驚擾上問沈括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但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大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上喜曰無人如此語朕遂罷籍車之令

徽宗時涇原邢恕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千乘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仍爲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行之姦吏旁緣即日散行郡縣掠民緡錢矣崇寧三年河北

陝西都轉運司皆奏兵車中許彥圭所定式則車大而費財實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式輕小易用復可省費詔卒用許彥圭式行下時熙河轉運副使李復先奏曰古者師行固嘗用車然井田法廢已久且今之用兵與古不同古者兵不妄加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動皆有法又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而敵人不敢輕犯今之用兵盡在極邊下寨駐車各以保險爲利車不能上又戰陣之交一進一退車不能及或爲虜所襲逐軍不及收臣於戎馬間觀之屢矣乃至糧糗衣服器械有不能爲用者而況於車乎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因姚麟上其說爲身謀朝廷但以麟邊人熟邊事遂然之而不知彥圭輕妄麟主私恩以誤國計昔唐房琯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當時在畿邑平地尚如此況今欲用於峻坂溝谷之間乎且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轍昨東來者牽挽不行致兵夫典賣衣物自賃

牛具終日而進六七里率多逃亡戰車棄於道路未造則有配買物材顧差夫匠之擾既成又艱於運致然則其爲諸路之患其費不知其幾千萬矣彥圭苟望一官之進上欺朝廷下害百姓此而不誅何以懲後臣今乞便罷造已造者不復運來以寬民力其後彥圭卒得罪

欽宗靖康末樞密將官劉浩在河北募兵創造戰車其法有左右角前後拒各用卒二十五人每車計百人

高宗建炎初宗澤造戰車法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每車計五十五人李綱造戰車法兩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鐵裙以衛人足旁施鐵索聯可爲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二十人執軍器發車之兩旁每車用二十五人其法竟不及施蓋自渡江後東南沮洳之區險隘之地不以車爲主也

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上命樞密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罷之

上謂輔臣曰車制雖古然用各有宜况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人用車亦或不利如駮維而止之類蓋用車於戰陣間亦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慮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房瑄陳濤糾是也

孝宗隆興初宰臣進呈陳敏軍中措置教習車陣陳康伯曰數年前陳敏增制造行下三衙相度有車樣陣圖見在上曰車戰古法平原曠野可以備馳突爾亦卒不用

寧宗開禧初中郎將厲仲方者爲歷陽守嘗造戰車九牛弩未及用而罷去周虎繼之或謂虎用其戰車敗虜于清水鎮不知其詳何如也

舟師水戰

魯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

昭公十七年吳伐楚陽句為令尹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艘舟名使隨人後至者守之環之及泉環周也盈其隧崇陳以待命隊出吳公子光請於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

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鬣與吳人異形詐為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艘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艘以歸昭公二十四年楚子為

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召也吳踵楚踵楚躡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

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汭水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遣也舍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王及圍陽而還圍陽楚地吳人踵楚而邊人

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舍置也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

之上下沿漢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宋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

既謀而行武成黑謂于常黑武城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重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

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二別在江夏界三戰皆敗

哀公十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是

漢武帝時東越數反覆朱買臣因言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越王更徙南行至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

兵考車戰

文獻通考卷一百零八

七

介

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乃拜
買臣為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舡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
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

元鼎五年南粵相國呂嘉反詔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舡十萬師
往討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
僕為樓舡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舡下瀨
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
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

武帝時有樓舡有戈舡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舟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舡下因以為名臣
贊曰伍子胥書有戈以戰千戈因謂之戈舡也有下瀨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瀨伍子胥書有下瀨舡
有橫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軍擊南粵救東歐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元并三
史穿昆明池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雋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

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百里

後漢光武建武九年公孫述遣其將王田戎等據荆門虎牙橫
江水起浮橋開樓立檣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距漢
兵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不克十一年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
劉隆等三將發荆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荆門彭
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
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
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彭今軍中募攻浮橋偏將軍魯
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檣柱有
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
橋樓崩燒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
人

建安十三年曹操南擊劉表取荆州追劉備於當陽備遣諸葛

求救於孫權操遣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
於吳長史張昭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
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此
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周瑜曰今北土未平而
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
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而操
皆犯之瑜請得精兵數萬人保爲將軍破之權從之遣兵三萬
人令瑜拒操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不利
引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進船
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粘柴灌
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
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
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立營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

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
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
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引軍北敗

二十四年孫權使呂蒙襲關羽於江陵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
艍艍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
盡收縛之故羽不聞知至江陵羽將士遂以城降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
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
鷁首恠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時造船大木
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
宜增建平兵皓不從

太康元年王濬伐吳攻丹陽克之吳人於江積要害之處並以
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濬乃作大

兵考 車戰 文南通考卷三十一
後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今善水者以筏先行遇
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
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順流徑造三
山孫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萬人禦濬象衆望旗而降濬兵
甲滿江旌旗燭天吳人大懼

安帝義熙六年盧循因劉裕北伐乘虛襲建康率衆數萬方艦
而下裕引兵南還拒之出輕利鬪艦躬提幡鼓衆軍勝踴爭先
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摧陷裕自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
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萬具悉焚之賊衆大敗

太尉劉裕率師伐秦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
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汧渭而進艦外不見有
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異以爲神

宋文帝時桓護之從王玄謨攻魏滑臺護之以百舸爲前鋒玄
謨既敗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
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
人不能禁惟失一舸餘並全

梁韋叡拒魏軍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立柵數百步跨
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等爲水軍會淮水暴溺
叡卽遣之鬪艦競發皆臨魏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焚其橋
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
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呼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

承聖元年湘東王繹遣王僧辨等討侯景景使侯子鑒拒之使
人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若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
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
辨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大喜以爲西師畏之乃復命子鑒爲
水戰之備僧辨至姑孰子鑒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

以鵝舫千艘載戰上僧辨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
子鑿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
戰江中景兵大敗

陳武帝時徐嗣徽引齊人渡江據蕪湖帝詔文育還都嗣徽等
乃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
嗣徽等不能制而文育反攻之嗣徽驍將鮑碎獨以小艦殿文
育乘單舫舫跳入碎艦軒碎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

梁王琳引合淝巢湖之衆舳舻相次而下陳侯瑱率軍進屯檻
洲明日合戰琳軍少却及夕東北風吹其舟艦並壞夜中有流
星墜于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
將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浦以待
其斃及史寧至圍鄧州琳恐衆潰乃率船來下去蕪湖十里而
泊明日齊人遣兵助琳瑱令軍士晨炊蓐食頓蕪湖尾以待之

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遠采平
虜大艦中江而進琳軍大敗脫走以免者十二三

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遠督衆軍討之紇乃出頓涯口多
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用遏船艦昭遠居其上流裝
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其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斫竹籠籠篾皆
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

隋文帝將伐陳命楊素造戰艦大艦名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
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
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舳舻各有等差開皇八年伐陳素親師
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
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

唐趙郡王孝恭及李靖擊蕭銑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大破銑
軍銑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靖命盡

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籍其用奈何弃之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窺伺動踰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靖進圍之銑內外阻絕乃降

梁王彥章攻晉晉人以鐵鎖斷德勝口彥章陰遣人具舟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又令舟載韃炭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

遂破南城

吳越王錢鏐大舉伐吳以錢傳瓘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以進吳遣彭彥章陳汾拒之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戰于狼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軍瓘使散沙於已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傳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梁質瓌攻德勝南城以竹竿懸艫十餘艘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引兵救之陳於北岸不得進遣善游者入南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募能破艫者親將李建及應募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艫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艫間斧其竹竿又以木嬰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操攻之艫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殆半

周顯德三年攻唐之壽州唐人大發樓船蔽川而下泊于濠泗周師頗不利唐將林仁肇水陸並進又以船載薪蒸乘風縱火將焚浮梁周將張永德使習水者候其船下縻以鐵鎖急引輕船擊之唐人既不得近溺者甚眾奪艦數十

四年帝還自壽春以南方水軍敏銳乃於京城汴水側開地造

兵考 車戰 文獻通考卷五百十八
船艦數百艘招誘南卒教習百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
勝唐兵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
唐人見之大驚帝乃將騎循北岸諸將循南岸追唐兵水軍自
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始四萬人獲戰船糧仗十萬數
遂克壽州

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
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艦七十餘艘
斬首二千餘級又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欲救濠州將
兵夜發水陸擊之大破唐兵于渦口克泗州又聞唐戰船數百
艘泊渦口上自將軍自灌北進命太祖皇帝自淮南進諸軍以
水軍自中流進兵追唐兵乘勝爭進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
里追至楚州西北大破之所獲戰船燒沈之餘得三百餘艘士
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五年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渡欲鑿楚州西北
鶴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
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
艘皆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為神

宋太祖皇帝乾德初鑿大池於京城之南引蔡水以注之造樓
船百艘選精兵號水虎捷習戰池中

開寶六年詔以新池為講武池

七年將有事於江南是歲凡五臨幸觀習水戰

九年四月幸金明池習水戰上御水心殿命從臣列坐以觀戰
艦角勝鼓譟以進往來馳突為迴旋擊刺之狀顧謂侍臣曰兵
掉之投南方之事也今已平定固不復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
耳訖真宗廟歲習不輟

高宗建炎元年右僕討李綱言當於沿河沿淮沿江帥府置水

兵二軍要郡別置水兵一軍須要郡別置中軍招集善波操舟便利之人擬立軍號曰凌波樓船軍從之

四年夏四月兀木入寇自明州回歸韓世忠先屯焦山以邀其歸路兀木遣人約日會戰世忠伏兵擊之俘獲甚衆及其舟千餘艘虜終不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求假道世忠不從與相持于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纆貫一大鈎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虜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纆纆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濟乃求與世忠語世忠酌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兀木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木旣爲世忠所阨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教以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

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虜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版鋪之穴船板以擢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箭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遣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箭蓬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

紹興三十一年虜亮渝盟入寇李寶以舟師禦之至東海縣時虜兵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虜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輩皆各以義旗聚衆爭應爲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虜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卽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虜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禱其石臼神祈風助

順忽風自南來眾喜爭舊引帆握刃俄頃過山薄虜鼓聲震蕩
虜驚失措虜帆皆以錦纈為之彌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
窘促搖兀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火
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
其餘餘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酋首完顏鄭
家奴等六人斬之惟統軍韓保衡未發舟不可獲旋聞自經死
得獻議造人倪詢等皆淮浙姦民且為虜鄉導者又獲其統軍
印與偽詔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寶欲乘勝以進而聞逆亮已
濟淮遂旋師駐東海視緩急為援遣小舟奏捷既至上命降詔
獎之除寶靖海節度沿海制置使

十一年亮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鷄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
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赴行在以李綱忠代之命虞允文
趣顯忠交權兵時顯忠未至權所留水軍兵船咸在允文督軍
士決戰於是統制張振王琪等列江岸以待之而以海船載
精兵駐中流迎敵布陣甫畢亮以小紅旗麾舟絕江而來諸將
盡伏山崦虜未之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虜舟皆旋為之底極
不平舟中之人皆不能施盡為官軍所殺明日允文又命戚新
引舟師直楊林河口駐舟江心齊力射虜虜見舟無歸路於下
流縱火自焚官軍亦於上流焚其舟凡百八十虜引去

誠齋楊氏海鱸賦後序曰采石戰艦曰蒙衝大而雄曰海
鱸小而駛其上為城堞屋壁皆聖之紹興辛巳逆亮至江
北掠民船指麾其眾欲濟我舟伏于七寶山後今曰旗舉
則出江先使一騎偃旗於山之頂伺其半濟忽山上卓立
一旗舟師自山下河中兩旁突出大江人在舟中踏車以
行船但見船行如飛而不見有人虜以為紙船也舟中忽
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為之而實之以石灰硫黃礮自空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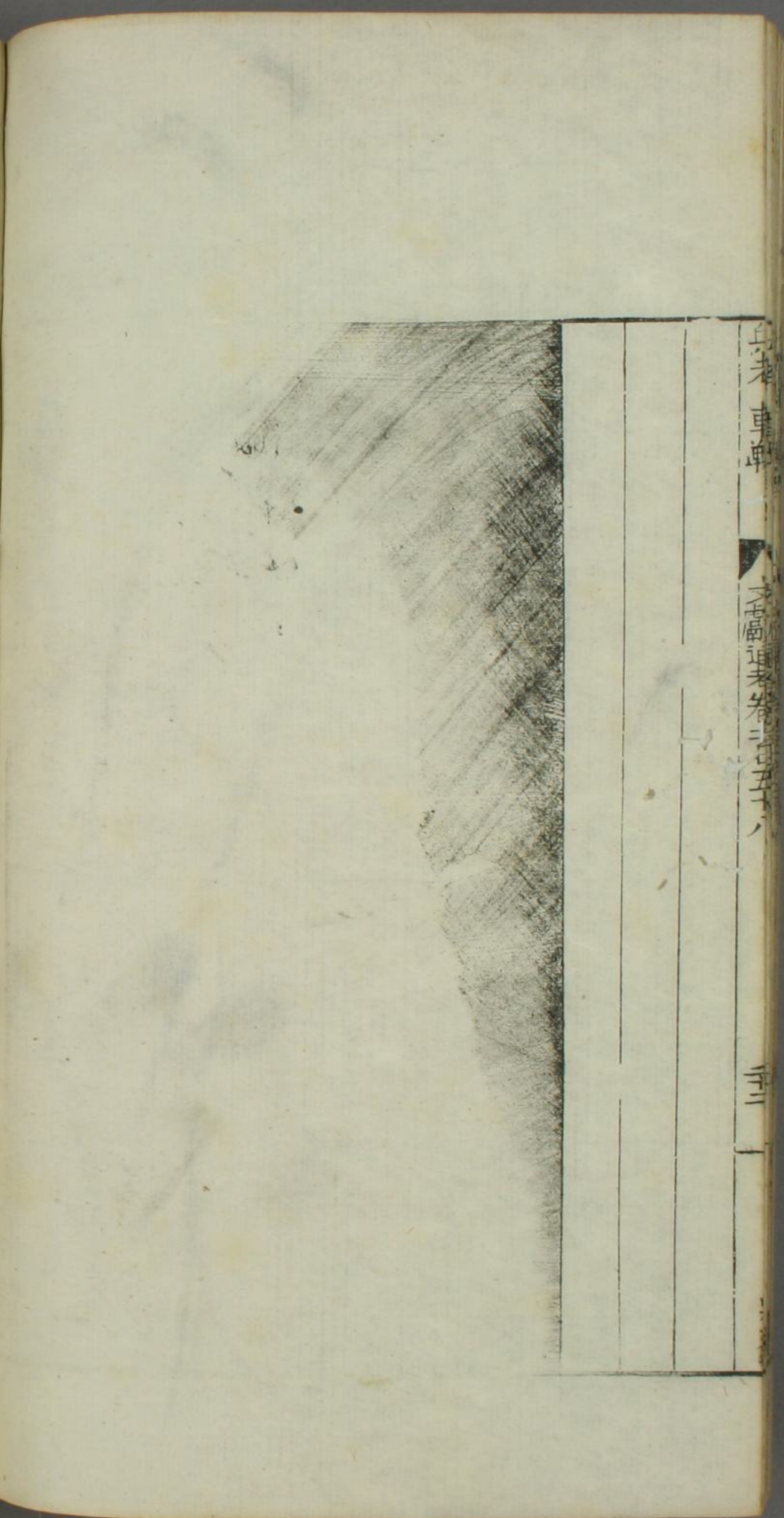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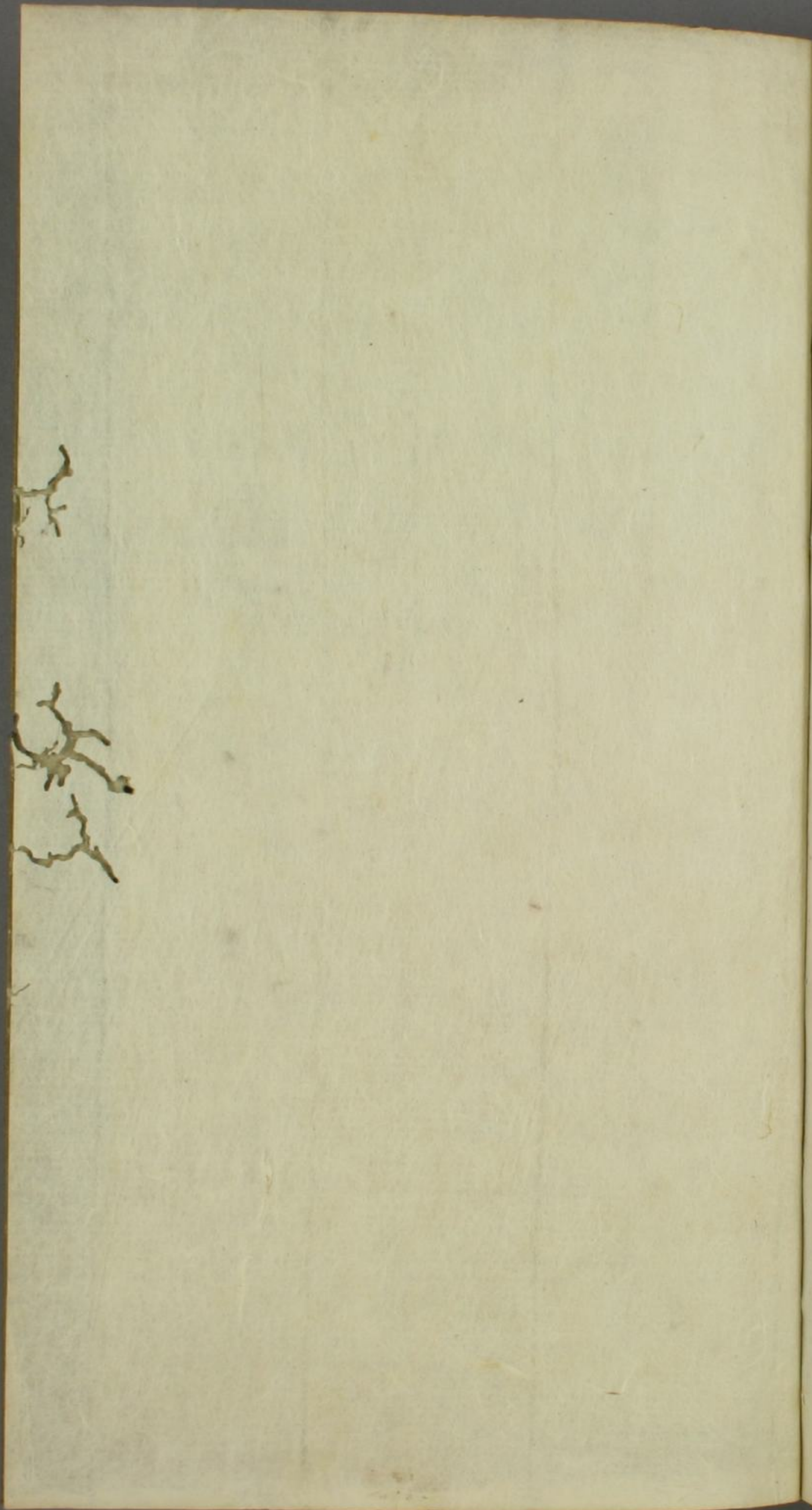
下落水中硫黃得水而火作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爲煙霧昧其人馬之目人物不相見吾舟馳之壓賊舟人馬皆溺大敗之云

孝宗隆興元年九月詔諸州召募水手於手上刺其州水軍字以革冒代之敝

四年樞密院言潮州守臣傳自修欲於本軍禁軍闕額人數內撥三旨揮二百人專防江道以諳識水勢人充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平江許浦水軍本明州定海水軍也舊隸沿海制置司防托海道乾道中改隸殿前司以三千人爲額五年冬又改爲御前水軍八年春併歸許浦鎮置副都統制統之淳熙四年冬詔以七千人爲額五年秋又增額五百人江陰水軍舊自泉州調發乾道三年陳正獻在樞筦以其勞費奏留屯二千人於江陰軍而沿海制置司又別屯千人

逮淳熙末累增至四千人分三將此外左翼軍亦有水軍三千人摧鋒軍二千人福州延祥寨千人而鎮江建康府池江鄂州御前諸帥亦各有水軍多者數千人少者千餘人其後殿司又有激浦水軍而淮陰靖安唐灣采石諸水軍則皆冠以御前之號



兵考車

之圖理卷三十五

三

